四川一好人

〔德〕布莱希特 著

Bertolt Brecht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根据柏林建设出版社《布莱希特戏剧集》第二卷1961年第三版译出

内 容 提 要

本剧是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一出富有哲理性的譬喻剧。作者借我国神仙下凡之说来增强剧本的譬喻色彩。其故事是：三个神仙下凡，到四川四处找好人，终于找到妓女沈德。神仙为报答她的殷勤招待，给她银元一千。于是她开了一爿烟店，不料穷亲戚们纷纷"光顾"，使她濒于破产。沈德只好装扮成一个凶恶的男人，把他们赶走了，烟店又兴隆起来，并开了一爿香烟厂，雇工剥削。本剧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好人做不成，为了生存，只好做坏人。

责任编辑：罗晓风

四川一好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1985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册

书号 8069·592　定价 0.69 元

剧中人物

老　王——卖水人

三位神仙

沈德/崔达

杨　逊——失业飞行员

杨太太——杨逊之母

邢　氏——寡妇

一个八口之家

林　铎——木工

梅　珠——女房东

警　察

地毯商及其妻

老妓女

石　富——理发师

和　尚

堂　倌

失业工人

序幕中的若干过路人

地　　点

四川省城，一个半欧化的城市

序　幕

四川省城某大街

〔傍晚。

〔卖水人老王上。

老　王　我是四川省城的卖水人。干我这行真够呛！缺水的时候，我得跑到老远老远去挑，不缺水的时候，我一个子儿也挣不着。况且我们这“天府之国”实在太穷太苦了。人人都说，除非神仙下凡，谁也救不了我们。不过，我现在可有说不出的高兴，听一个走南闯北的牲口贩子说，有几位至尊的神仙已经下凡，四川也应当等候他们光临。这样多人求天告地，老天爷总不会不开眼吧。这几天，特别是傍晚，我总是在城门口等候，想头一个欢迎他们。等到他们被财主老爷围得水泄不通、缠着不放的时候，我就没法向他们致敬了。要是我认识他们就好了！他们准不会一起来的，大概会一个一个地来，免得太显眼。（端详着过路的工人们）那几个肯定不会是神仙，是下班的工人。他们的肩头被重担压塌了。这一个也不会是神仙，他的指头上

还有墨渍，充其量是个水泥厂的职员。（又有两个人走过）就是这两位也不象是神仙，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倒象是拳打脚踢过许多人的打手，神仙是不需要打人的。哦，那里！那三个！瞧模样与众不同。他们油光满面一点儿看不出人间的劳累相！鞋子上沾满尘土，一定是远处来的。没错，就是神仙！有什么事情吩咐吧，神明！（跪下叩头）

神仙甲　（高兴地）是特意在这里等候我们的吗？

老　王　（向神仙一一敬水）是的，恭候多时了。不过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们会来。

神仙甲　能否给我们找过夜的地方？明白吗，只要一个。

老　王　一个？多着啦！嘿，神明，全城都乐意侍奉你们！你们想在哪里歇息？

〔神仙们意味深长地互相瞟了一眼。

神仙甲　就近找个地方吧，弟子！越近越好！

老　王　我有点担心，如果我专门只照顾一家，别家的老爷会记恨我的。

神仙甲　所以我们才命令你：找最近的一家！

老　王　对过是傅先生的宅院！请你们稍等一会儿！

〔他跑过去敲门。门开了，但是看来碰了一鼻子灰，他迟疑地回来。

老　王　真糊涂！傅先生正好不在家，他的家规很严，没有他的吩咐，他的佣人什么事也不敢作主。等他知道他的佣人挡了什么人的驾时，他不大发雷霆才

怪呢，对不对？

众神仙　（微笑）当然。

老　王　请再等一会！隔壁是苏家寡妇。她一定会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的。

〔他又跑过去。但是好象又碰壁了。

老　王　我得到对过问问。她说她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住不下三个人。我赶紧去找程先生吧。

神仙乙　不必了，我们有一个小房间就行了。告诉她，我们去住。

老　王　如果房里没收拾好，那怎么办呢？大概满屋子都是蜘蛛网哩。

神仙乙　这不要紧，有蜘蛛网的地方还少有苍蝇呢。

神仙丙　（亲切地转向老王）去吧，我的弟子，找程先生或者别的什么先生去吧，我对蜘蛛可真有点恶心。

〔老王又敲了一个门，这回被请进去了。

屋里传出声音　别领你的神仙来打扰我们！我们正忙着呢！

老　王　（回告神仙）程先生非常激动。他家里亲朋满座，生怕见到你们。说句知己话，依我看，准有些是见不得神明的歹朋坏友。什么也瞒不过你们，他很害怕。这就是个中底细。

神仙丙　我们就这样招人害怕吗？

老　王　只有坏人才害怕你们嘛，不是吗？谁都知道有一个省闹了几十年的水灾。

神仙乙　有这么回事？什么原因？

老　王　因为那里的人不敬畏神明呗。

神仙乙　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不修堤筑坝。

神仙甲　嘘，嘘！（向老王）弟子，还有指望没有？

老　王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只要再跑一家，就准会给你们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对于侍奉你们的美事谁都垂涎三尺。你们清楚，刚才是我倒霉，出了些岔子。我得赶快去！

〔他迟疑地走了，但是又犹豫不决地站在大街上。

神仙乙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神仙丙　意外的事总是没完没了的。

神仙乙　意外之事比比皆是，山南有之，海北有之，四川也不例外！尘世人寰已不再有人敬畏神明，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只是你们不愿正视而已。承认吧，我们的使命完不成啦！

神仙甲　我们总会找到好人的，随时都可能找到。应当承认，我们下的功夫还不够深。

神仙丙　我们出发前的决定中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够条件的好人，这个世界就能够象它现在这样存在下去。所谓够条件，就是能够保持人的尊严生活下去。如果我没有完全受骗的话，这个卖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向老王走去。老王仍然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

神仙乙　他是完全受骗了。这个卖水人，当他用水杓给我

们倒水喝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点什么。瞧这个水杓。（将水杓指给神仙甲看）

神仙甲　噢！原来杓底是双层的。

神仙乙　一个骗子！

神仙甲　真可惜，他算不上是个好人。这算什么事，找到了一个，又是变质的！当然将来会找到许多够条件的好人。但是现在必须找到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有人大声疾呼：象现在这样的世界不能存在下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常做好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务必把那些能够符合我们准则的人找出来，并把他们的尊姓大名公布于世。

神仙丙　（向王）住的地方太难找了，是吗？

老　王　给你们找是不难的！你们想到哪儿去呢？没有立刻找到，这要怪我没找对门。

神仙丙　不能怪你。（往回走）

老　王　您已经发觉了。（向一个人）尊贵的先生，对不起，请听我说几句话。几年来四川一直传说，将有神仙下凡，现在有三位至尊神仙真正降临人间。他们需要一个地方过夜。请不要走嘛！您看看就知道啦！只要看一眼就够了！为了神明，当机立断！莫误良机！在别人把他们迎走以前，如果您请求他们驾临府上，他们是会答应的。

〔此人继续往前走。

老　王　（转向另一个人）尊敬的先生，我要说的事您已经

听见了吧。府上可以住吗？并不需要宫殿般的房间。要紧的是要对神明虔诚。

男　人　我哪能知道你的神仙是哪一路的神仙啊？谁晓得领回家里去的是神还是鬼？（走进一家烟铺）

〔老王朝神仙跑去。

老　王　我找到一个人了，他完全答应了。

〔他看见自己的水杓放在地上，迷惑地看了看神仙，捡起水杓又跑回去。

神仙甲　这并不能让人宽心。

老　王　（当那个男人又从烟铺里出来的时候）住宿的事怎么样了？

男　人　你凭什么知道我本人就不是住客店的人？

神仙甲　他怎么也找不着地方过夜了。这个四川我们也可以除名了。

老　王　这是三位主神！真的！许多庙宇都有他们的立像。要是您赶快去迎请他们，他们也许会赏光的。

男　人　（大笑）这几个家伙准是些大骗子，你还给他们找住处。（下）

老　王　（跟着他背后骂）你这个贼头贼脑的奸商！你不畏神吗？你们这样蔑视神明，将来叫你们下油锅！神仙根本不愿意接近你们！但你们终归要后悔的！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要受到报应！你们败坏了我们四川人的名声！（顿歇）现在就只有妓女沈德不会挡驾了。

〔他喊：沈德。沈德在上面窗口探出头来。

老　王　他们来了。我没法儿给他们找到住的地方，你可以接他们住一夜吗？

沈　德　我看不行，老王。我正在等候一个客人。不过这是怎么搞的，连他们住的地方你都找不着？

老　王　这个现在还不能说死。全四川是个独一无二的垃圾堆。

沈　德　如果那个客人来了，我就藏起来，他也许会离开的。他还想带我出去哩。

老　王　我们可以立即上去吗？

沈　德　可以，不过他们讲话得小声点。能不能跟他们直说？

老　王　不能！不要让他们知道你靠什么谋生！我们宁可在下面等。但是你会不会跟那个客人出去？

沈　德　我很难办，如果明天一早不把房租凑够，就得滚蛋。

老　王　这样的事情不该收房钱。

沈　德　我不知道该不该，只知道皇帝过生日，穷人照旧饿肚子。不过，好吧，我愿意接他们。

〔她把灯吹灭。

神仙甲　我看没有希望了。

〔神仙们向老王走去。

老　王　（当他发觉他们站在自己背后时。怔了一下）住的地方有了。（擦汗）

众　仙　是吗？那我们就进去吧。

老　王　别着急，你们安心等一会儿吧。房间还要收拾呢。

神仙丙　那我们就在这儿坐下来等一会吧。

老　王　我怕这里过往的人太多，到那边去也许好一些。

神仙乙　我们就喜欢观察人。正是为了观察人，我们才过这边来的。

老　王　不过，这里有穿堂风。

神仙乙　噢，这不要紧，我们是饱经风霜的了。

老　王　那么要不要让我向你们介绍一下四川的夜景？我们稍为走一走好吗？

神仙丙　我们今天已经走得够多了。（微笑）不过，如果非要我们离开这里不可，那你就只管说吧。

〔他们往回走。

神仙丙　哎，你看这里好不好？

〔他们坐在一个门前的台阶上。老王则坐在旁边的地面上。

老　王　（靠过去一点）你们等一会住在一个独身姑娘的家里。她是四川最好的人。

神仙丙　这太好了。

老　王　（向观众）刚才，在我捡起水杓时，他们都很不自然地看着我。难道他们已经发现了我的那个？我没脸再见他们了。

神仙丙　你累坏了。

老　王　有一点儿。跑累了。

神仙甲　这里的人的生活都很困苦吧?

老　王　好人都是这样。

神仙甲　(严肃地)你也是这样吗?

老　王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是个好人。但是我的生活也并不轻松。

〔一个男子出现在沈德门前,一次一次地吹口哨。他每吹一次,老王就哆嗦一下。

神仙丙　(向老王低语)我相信那个人现在走了。

老　王　(迷惑地)是的。

〔他站起来,跑到广场,搁下他的工具。与此同时,那个男子一走,沈德便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门,低声细语地呼唤"老王"。为了寻找他,她走到了街上。因此,当老王在门口轻轻地呼唤"沈德"的时候,屋里没有人应他。

老　王　她不理我了。她走了,奔她的房租去了。我自己又没有房间请神仙歇脚。他们都累得够呛,还在那里等候着。我可不能再去跟他们说:又扑了个空!我自己藏身的地方是一个水涵洞,根本不能留他们住宿。况且,一旦神仙看穿了一个人在做骗人的买卖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不愿意住在这个人那里。我不回去了,无论如何不回去了。可是我挑水的家伙还搁在那里,这怎么办呢?我不好意思去取了。我想离开省城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免得再碰见他们。因为我对他们非常尊敬,却不

能为他们效劳。（急下）

〔他刚下去，沈德就回来了。她在舞台的另一边寻找他，恰好看见神仙。

沈　德　你们就是神仙吧？我叫沈德。如果你们不嫌我的屋子不好，欢迎你们来住。

神仙丙　不过，那个卖水的到哪里去了呢？

沈　德　准是他没和我碰上，互相错过了。

神仙甲　他大概以为你不会来了，也就不敢再见我们了。

神仙丙　（抄起挑水工具）我们想把这个寄放在你这里。这是他要用的。

〔沈德领着他们进屋。

〔舞台转黑又转亮。天未亮他们就离开住室。沈德走在前面，提着灯给他们照亮。他们告辞。

神仙甲　可爱的沈德，谢谢你的接待。我们不会忘记，你是接待过我们的人。还请你把卖水人的用具还给他，并请转告，我们也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好人。

沈　德　我这人不好。我得向你们说实话，当老王要我留你们住宿的时候，我真有点拿不定主意。

神仙甲　拿不定主意有什么关系，决定了就好。要知道，你献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个夜晚的食宿。有许多人，甚至我们当中的一些神仙都在怀疑，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好人。我们这次旅行就是为了确定这件事。我们现在可以高兴地继续上路了，因为我们

已经找到了一个好人。再见！

沈　德　请等一等，神明，我真没有把握做一个好人。我愿意做好人，但是房租怎么缴呀？向你们说实话吧，我是靠卖身过活的。可是即使这样，也维持不了生活，因为迫不得已干这一行的人太多了。我是见客就接，可是谁不是这样呢？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顺从天理，孝敬父母，诚恳待人，是一种幸福；能够不占街坊舍的便宜，是一种快乐；能够忠实于一个男人，是一种愉快。我不想损人利已，也不想抢夺无依无靠的人。不过这些天理我能够全都做到吗？哪怕少做几条，倒也能说得过去。

神仙甲　沈德，这个对“全都做到”的疑问，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好人应有的怀疑。

神仙丙　祝你平安，沈德！还请你向那位卖水的转致衷心的祝愿。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神仙乙　我怕他正在后悔。

神仙丙　祝你诸事顺利！

神仙甲　沈德，总的来看，你是好人！再见！

〔他们转身想走。向沈德招手。

沈　德　（胆怯地）神明，我可实在没有把握。东西都那么贵，我怎么做得了好人？

神仙乙　很抱歉，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能干涉经济事务。

神仙丙　别走！等一会儿！如果她富裕一点，也许会好办

一些。

神仙乙　我们什么也未能给她。我们天上的公民无法尽这个义务。

神仙甲　为什么不能?

〔他们凑拢起来，交头接耳，激烈地争论。

神仙甲　(困惑地转向沈德)听说你的房租还没有凑够。我们不是穷人，过了夜理当付房钱！请收下！(把钱给她)但是不要跟别人说，我们付了房钱。否则可能会引起误解。

神仙乙　一定会的。

神仙丙　不可能。这是合法的。放心付吧。我们的决定上并没有规定不许付房钱。好吧，再见！

〔众仙急下。

1

一家小香烟店

〔店铺还没有完全布置好，尚未开张。

沈　德　（向观众）神仙已经离去三天了。他们走的时候说，要付给我房钱。可我接过来一看，乖乖，一千多块银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间烟店，昨天就搬到这里来了。但愿今后能做许多好事，比如帮一帮这间店的老店主邢大嫂。她昨天就来了，要我给她的孩子们施舍一点饭粥。瞧，现在她又带着她的罐儿穿过广场奔我这里来了。

〔邢氏进来。她们互相作揖。

沈　德　您好，邢大嫂！

邢　氏　您好，沈德小姐！这个新居不错吧?!

沈　德　不错。您的小孩夜里怎么过的？

邢　氏　唉，住在别人的一个房子里，说是房子，其实是一个小窝棚。最小的孩子憋得直咳嗽。

沈　德　真糟糕。

邢　氏　您这个过惯好日子的人，哪里知道糟糕是什么滋味啊。不过今后你在这个小店里会体会到百般世

道的，这里是贫民窟。

沈　德　到了中午，水泥厂的工人会象您说的那样，准来这里吗？

邢　氏　假如他们不来，您的烟就没人买了，附近居民谁也不会来。

沈　德　这个，卖店的时候您压根儿就没有跟我提过。

邢　氏　您不要现在还对我道长说短的！是您夺走了我和我孩子的家，然后又谈什么小店和贫民窟。真不要脸。（哭）

沈　德　（迅速地）我马上去给您拿饭。

邢　氏　我还想请您借点钱给我。

沈　德　（把饭倒入她的罐儿里）这我可就无能为力了，连一包烟都还没卖呐。

邢　氏　但是我等钱用，我靠什么生活？您夺去了我的一切，卡住了我的喉咙。我要把我的小孩全都扔在您的门口，您这个诈骗鬼！（从她手里夺过饭罐儿）

沈　德　不发这么大脾气也许还好说点！把饭倒回给我！

〔进来一对半老的夫妇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老汉妻　啊，我的好沈德，听说你走运了，当起店老板来了！可是你思量思量，我们可刚刚失去了立脚的地方。我们的烟店倒闭了。现在想来问问，我们可以在你这里住一宿吗？你认识我的侄子吗？他也一同来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侄　子　（环视四周）这间店不错！

邢　氏　这是些什么人？

沈　德　我的老房东。我刚从乡下来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向观众）我带来的几个子儿花光以后，他们就将我撵到街头，现在大概怕我不答应。真可怜。

他们宿无片瓦，
他们举目无亲。
他们求助于人，
我怎能不答应？！

（亲切地向来客）欢迎！欢迎你们住在我这里，不过我的店只有一间很小的里屋。

老　汉　这就够了，你不用替我们操心。

老汉妻　（当沈德敬茶的时候）我们最好就在里屋歇息，免得在这里碍手碍脚的。你也许还记得，你进城的第一个住所就是一间烟店。我们可以给你出出点子，这也是我们来你这里的原因。

邢　氏　（挖苦地）我的天哪，怎么顾客不来？

老汉妻　这干我们什么事？

老　汉　嘘！这一定是个顾客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进来。

衣衫褴褛的男子　对不起，我是个失业工人。

〔邢氏大笑。

沈　德　您有什么事？

失业工人　听说您的烟店明天开张，我想，香烟开箱的时候往往会有些损坏的。您有一支多余不要的烟吗？

老汉妻　真不要脸，向人讨烟！要是讨饭，还情有可原！

失业工人　饭更值钱。我只想抽几口烟，我是一个悔过自新的人。现在累得要命。

沈　德　（给他几支烟）做一个悔过自新的人，这是好样的，我的店就是为您们开的，您们会给我带来幸福。

〔失业工人迅速地点着一支烟，猛抽几口，咳嗽着吸下去。

老汉妻　我的好沈德，这样做对吗？

邢　氏　您这样开店，用不了三天就得关门大吉。

老　汉　我敢打赌，他口袋里要是没有钱才怪呢。

沈　德　但是他说他一个子儿也没有。

侄　子　您怎么知道他不会骗您呢？

沈　德　（生气地）我又怎么知道他会骗我呢？

老汉妻　（摇头）她是有求必应的。沈德，你这个人太好，好过了头。你要是想保住这个铺子，就不能菩萨心肠，有求必应。

老　汉　假如这铺子不是你的，而是你的一个亲戚的，比方说，是你表哥的，他对你也要一分一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而你就不能这样做吗？

邢　氏　当然能罗，不过人家总爱摆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来。

沈　德　（笑）你们骂吧！等一会儿我就宣布：不让你们住在我这里！把大米饭倒回给我！

老汉妻　（诧异地）这些米饭也是你给她的？

沈　德　（向观众）

他们真是糟糕透，
跟谁都不交朋友，
对人不舍一碗饭，
一切全都归己有，
谁来责骂这帮坏骨头？

〔进来一位小个儿男人。

邢　氏　（一看见他拔腿就跑）我明天再来。（下）

小个儿男人　（向着她喊）别走，邢大嫂，我正要找您！

老汉妻　她经常来吗？她找你有什么事吗？

沈　德　她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肚子饿得慌。这就够受的了。

小个儿男人　这个女人，她自己明白，为什么要跑。您是新的店老板吗？啊，您把货架都摆满了！但是您听着，这些货架不属于您！除非您给我付钱。刚才坐在这里的那个无赖，要了货架，还没有给钱。（向其他人）我就是做货架的木工。

沈　德　但是我认为，这属于店铺的家当，我怎能没付过钱？

木　工　骗人！全是骗人！您和邢寡妇穿同一条裤子！我要您付给我一百块钱。这可是真话，就象我这个人姓林名铎一样，一点儿不带掺假的。

沈　德　这叫我怎么付，我现在一个钱也没有了。

木　工　那您就得后悔。马上给！要不就叫您后悔莫及。

老　汉　（给沈德提示）表哥！

沈　德　下个月给你，行吗？

木　工　（高声叫喊）不行！

沈　德　不要这样不通人情，林大哥。我不能一下子满足所有的要求。（向观众）

胸怀宽容点，力量倍增添。

瞧啊！

走马停蹄吃路草，

把式不管车向前；

六月果小莫焦躁，

八月熟桃压树颠。

同生人世上，怎能不让谦？

凡事稍松延

远大目标会实现。

（向木工）请耐心等待一下吧，林大哥！

木　工　对您耐心，谁来对我耐心？又有谁来对我的一家子耐心？（他去挪动一个货架，挪得它离开墙壁，好象要把它搬走）给我付钱！要不我就把货架通通搬走。

老汉妻　我的好沈德，您怎么不把这件事交给您表哥去办？（向木工）把您的帐目写下来，好让沈德小姐的表哥付钱给您。

木　工　谁不认识她那些表哥！

侄　子　别这样尖酸刻薄！我就认识他这个人。

老　汉　他是象刀子一样利害的人。

木　工　好吧，就这么办，我把帐目写下给他。

〔他放下货架，坐在上面开他的账单。

老汉妻　（向沈德）这种人，你如果不加制止，他会把你身上的衣服都剥下来，抵偿他的那几块破木板。再别答应任何要求了，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要不然这些正当的和不正当的要求会一下子把你压垮的。你扔一块肉到垃圾桶里，附近所有的恶狗就会在你院子里咬成一团。设了法院又有什么用？

沈　德　他不工作，法院不会养活他；他既然工作了，当然不愿意空着手走。而且人家还拉家带口的。真糟糕，我没有办法付钱给他！唉，神仙将会说什么呢？

老　汉　你收留了我们，便尽了你的本分，这就足够了。

〔进来一个跛脚男子和一个孕妇。

跛脚男子　（向半老夫妻）吓，你们在这里！想不到你们是这样没情没义的亲戚！把我们扔在街边上就不管罗！

老汉妻　（狼狈地向沈德）这是我的一个弟弟和弟媳。（向新来的夫妇）别骂了，安静点坐在这个犄角里吧，免得打扰你们的沈德小姐——我们的老朋友。（向沈德）我认为我们应当收留他们俩，因为我的弟媳已经有喜五个月了。你说对不对？

沈　德　欢迎！

老汉妻　多谢沈德小姐吧。盘盘碗碗就在这后面。（向沈德）

他们根本就不知往哪儿去好。幸好你有这间店！

沈　德　（捧着茶，笑着向观众）对，幸好我有这间店！

〔女房东梅珠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契约。

女房东　沈德小姐，我是房东，姓梅名珠。希望我们今后能和睦相处，这是一份租契。（沈德读租契）小店开张，这是多美的时刻啊！不是吗，大哥大嫂们？（回过头看）货架上还有几处空着，不过，这也满可以了。能够给我找几个保人吗？

沈　德　有这个必要吗？

女房东　可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您是怎样一个人。

老　汉　我们可不可以为沈德小姐担保？打她进城那一天起，我们就认识她，并且一直为她担保。

女房东　您是什么人？

老　汉　我是一个烟店老板，姓马名富。

女房东　您的店铺在什么地方？

老　汉　眼下我没有店。你瞧，我刚把店卖了。

女房东　哦。（向沈德）可以向我介绍您的情况的，除了他们就没有别的人了吗？

老汉妻　（提示）表哥！表哥！

女房东　您无论如何得找个人担保，而且还必须是我信得过的人才行。要知道，这是一座很体面的房子，我的小姐。没有可靠的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和您签订租约的。

沈　德　（低垂着眼睛缓慢地说）我有一个表哥。

女房东　噢，您有一个表哥，就在广场附近吗？那我们马上就去找他吧。他是什么人？

沈　德　他不住在这里，住在别的城市。

老汉妻　你不是说，他在顺城吗？

沈　德　他叫……崔达。在顺城！

老　汉　再说，我还认识他哩！个子高高瘦瘦的。

侄　子　（向木工）你不是也要找沈德小姐的表哥谈货架的事吗？

木　工　（不满地）刚刚给他开好账单，喏，这就是！（把账单交给沈德）我明天早上再来！（下）

侄　子　（向着他喊，眼睛瞟着女房东）放心好了，这个表哥会付钱给您的！

女房东　（仔细地打量着沈德）这样的话，我也十分希望能够认识他。晚安，小姐。（下）

老汉妻　（顿歇）现在，什么事都凑在一起了！明天早上你准会知道你的事的。

弟　媳　（对侄子低声细语）在这里呆不长了！

〔一个小伙子领着一个老头进来。

小伙子　（向屋里看）他们都在这里。

老汉妻　您好，爷爷！（向沈德）这老人家真好！他大概是因为惦念我们。这个小子不是长大了吗？他饭量大，长得快。你们还带有什么人来吗？

老　汉　（向外面瞧）还有侄女。

老汉妻　（向沈德）这是乡下来的一个亲戚。希望你不会嫌

我们人太多。你可还记得，当你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人口还没有这么多。是啊，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家境一天不如一天，而人口却一天多过一天。人越多，日子越难过，现在我们把门闩上吧，要不然就休想安宁了。

（她把门闩住，大家都坐下）头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妨碍你做生意。要不然怎么能揭得开锅呢？我们这样想：白天，年轻一些的都出去，只留下爷爷、弟媳，或者还有我。别的人顶多回来一、两趟，看一下就走，好不好？把那盏灯点亮吧，这样，你们会自在一些。

侄　子　（幽默地）上天保佑，那个表哥，冷酷的崔达先生，不会在三更半夜里闯将进来！

〔弟媳笑。

弟　弟　（想要一支烟）抽一支烟不要紧吧！

老　汉　当然不要紧罗。

〔大家都拿烟抽，弟弟手拿酒壶，逐个斟酒。

侄　子　这钱表哥出！

祖　父　（郑重其事地向沈德）你好！

〔沈德对老人迟迟到现在才说出的问题感到迷惑不解，向他鞠了一个躬。她一手拿着木工的账单，一手拿着租契。

老汉妻　你们能不能唱个歌，让主人解解闷儿？

侄　子　爷爷带头！

（她们唱

《抽烟之歌》

祖　父　想当初，头发未白血气刚，
一心想，靠我聪明挣米粮。
今方晓，再聪明，
也填不饱穷汉饿肚肠。
我因此说：算了吧！
瞧，热热的烟缕越升越凉，
你也会意冷心灰象烟缕一样。

老　汉　瞧，老实人吃亏，勤劳人受榨，
我想把邪门歪道试着走，
到头来，仍是每况愈下；
才知道，山穷水尽没活路。
我所以说，算了吧！
瞧，热热的烟缕越升越凉，
你也会意冷心灰象烟缕一样。

侄　女　我听说，现时老年人一无可指望，
纵欲有所为，无奈没时光；
我听说，青年的大门大开敞，
却听说，到头来通向一片虚幻；
因而我也说，算了吧！
瞧，热热的烟缕越升越凉，
你也会意冷心灰象烟缕一样。

侄　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酒？

弟　媳　他把那袋烟卖了。

老　汉　什么？这是我们最后一点家产！我们宁可睡街头，也舍不得卖它！你这个猪猡！

弟　弟　什么？因为我老婆冷得受不了，你就叫我猪猡？你自己不是也喝得烂醉吗？！快把酒壶给我！

〔他们扭打起来，把烟架都搞翻了。

沈　德　（央求他们）天哪，饶了这间店吧，不要全糟踏了！这是神仙的恩赐！凡是这里的东西，你们要什么就拿去吧，但是不要糟踏！

老汉妻　（怀疑地）这间店比料想的小得多。幸好我们没有告诉姑妈和别的亲戚，要是他们也来，这里可就挤不下了。

弟　媳　主人也已经冷淡一些了！

〔从外面传来声音，有人敲门。

喊　声　开门！——我们来了！

老汉妻　你是姑妈吗？我们都到这里干嘛？

沈　德　啊，我可爱的烟店，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是你还没有开张就已经不象一间店了！（向观众）

救救这小船，
不然就要翻。
无数溺水者，
拼死把船攀。

喊　声　（发自门外）开门！

楔　　子

一 座 桥 下

〔卖水人蹲在河边

老　王　（向四周张望）大可放心了。我已经躲藏了四天。他们找不着我，我一直睁大着眼睛注意动静。而且我还故意顺着他们离开的方向逃走。第二天他们就打这座桥过去了。我听见他们从我头顶上过去的。现在一定走出很远了，我保险不会碰见他们。

〔他把身子往后一靠便睡着了。音乐起。河堤的斜坡逐渐透明起来，神仙出现。

老　王　（将两只胳膊举到面前，仿佛要挨打的样子）你们不说我也明白了！我根本找不着愿意接待你们的人，一家也没有！你们全都知道了！你们又到别的地方去啦！

神仙甲　不对，你已经找到了一个人，你刚走，他就来了．他留我们住宿，照料我们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走的时候，还为我们打灯领路，你说他是好人，果真不错。

老　王　这么说，沈德接待了你们罗？

神仙丙　那当然。

老　王　而我，这个信念不坚定的人却跑开了！只是因为我想到：她不可能来。因为事情对她不利，她不可能来。

众　仙　啊，你这个软弱的人，想得倒挺美，

就是不坚强！

依你看，逢灾难就不会有善良人！

依你看，遇凶险就不会有勇敢！

依你看，谁都一无是处！

啊，这是过早地做出判断！

啊，这是草率地表示绝望！

老　王　我感到十分羞愧，神明！

神仙甲　那好吧，卖水的，现在就请帮我们的忙吧，赶快回省城去找一下好人沈德，然后把她的情况告诉我们。她现在不错，用钱买了间小店，从此便可以尽量体现她的菩萨心肠。你要关心她做的好事。一个好人，如果他的好事没人赏识，他就好不了多久。我们还要继续周游，继续寻找，想再找出一些象我们这位四川好人一样的好人来，用事实来驳倒"当今世界好人活不成"的谬论。

〔众仙消失。

2

烟　店

〔满屋都睡着人。灯还亮着。有人敲门。

老汉妻　(睡眼惺忪地起来)沈德！有人敲门！哎，她哪儿去了？

侄　子　她大概买早点去了。表哥先生付钱。

〔老汉妻笑笑，拖着双脚走向店门。进来一位年青的先生，后面跟着木工。

年青先生　我就是表哥。

老汉妻　(如坠五里云雾)您是什么人呀？

年青先生　我姓崔名达。

客人们　(互相摇醒)表哥！——真滑稽，她压根儿就没有表哥！——不过当面有个人说，他就是表哥！——我才不信呐，这么早就来了！

侄　子　先生，如果您真是店主的表哥，那就快点给我们弄点早点去吧！

崔　达　(把灯吹灭)头一批顾客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赶快穿衣服，好让我们开店做生意。

老　汉　您的店？我认为，这是我们朋友沈德的店，不是

吗？（崔达摇头）什么，根本不是她的店？

弟　媳　她把我们骗了！她究竟藏到哪儿去了呢？

崔　达　她有事，不能来。她要我告诉你们，打我来店以后，她便无法为你们效劳了。

老汉妻　（吃惊地）我们认为她是一个好人！

侄　子　别信他那一套！找沈德去！

老　汉　对，我们要找她去。（吩咐各人）你，你，你，还有你，你们都去找她，要到处找。我们和爷爷留在这里，保住这个地盘。小子可以去弄点吃的东西。（向小子）你看见那个拐角上的点心师傅没有？你偷偷地爬过去，把你的短风衣装满回来。

弟　媳　顺便捎几块美味儿的小点心！

老　汉　不过要当心，别给点心师傅逮住了！过马路的时候，不要让警察看见！

〔小伙子点着头听从地走了。其他的人全都在穿衣服。

崔　达　一个偷点心的小偷难道不会败坏这间店的名声吗？这小店好歹总算让你们住了一宿。

侄　子　别理他，我们很快就能找到沈德。她会把他乖乖地打发走的。

〔侄子、弟弟、弟媳和侄女下。

弟　媳　（且走且说）给我们留下几块早点！

崔　达　（平静地）你们找不着她了。当然，我表妹也很抱歉，她不能无条件地遵守好客这条准则。但遗憾

的是你们这号人太多了！这里是间烟店，沈德小姐得靠它过活。

老　汉　我们的沈德根本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崔　达　您也许说对了。（向木工）不幸的是，这个城市的苦难太大了，已经不是个别的人所能消除得了的。令人伤心的是，多少代人以来就一直如此，没有任何改变。有人做过四句诗：

州官垂询问
寒人何求营
愿得万里裘
盖裹周四垠

〔他动手收拾店铺。

木　工　我看，您是在清理您表妹的事务。欠我的一笔数目不大的货架钱应当给我了，这是在座的都可以证明的。就只一百块银元嘛。

崔　达　（从口袋掏出账单，并非不友好地）要一百块，您不认为太多了一点吗？

木　工　不，不多，而且一文钱也不能减。我得养老婆孩子。

崔　达　（冷冰冰地）几个小孩？

木　工　四个。

崔　达　那就给您二十块。

〔老汉笑。

木　工　您发疯了吧？这货架全是榛木做的！

崔　达　那您就搬走吧。

木　工　这是什么意思？

崔　达　太贵了，我用不起。求求您，把榛木货架搬走吧。

老汉妻　这一招真高！（也笑）

木　工　（无把握地）我要求把沈德小姐请来。她那个人似乎比您好说话。

崔　达　当然罗。不过她已经破产了。

木　工　（坚决地取下一个货架，拿着它向门口走）这下您得把烟都摞在地上！我倒乐意这么办！

崔　达　（向老汉）您去帮帮他！

老　汉　（也抓住一个货架，冷笑着向门口走）跟货架一齐滚出去吧！

木　工　兔崽子！你想饿死我一家人吗？

崔　达　我不想把烟堆在地上，所以再向您说一次，二十块钱卖不卖？

木　工　一百块！

〔崔达沉着地从窗口望出去。老汉正准备把货架拿出去。

木　工　至少不要把它碰碎在门楣上，蠢猪！（失望地）嗳，糟了，全都是按尺寸做的！这些货架只适合这个小店，换个地方就不合用。我的木板都已经锯成这个样子了，先生！

崔　达　是呀。因为木板都已经锯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也只能给你二十块了。

〔老汉妻兴高彩烈地。

木　工　（顿时感到周身无力）我要拿走也拿不动了，您把货架留下用吧，至于钱，您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崔　达　二十块。

〔他把两个大银元放在桌上。木工拿走。

老　汉　（把货架拿回去）是够买这一堆锯过的木板了。

木　工　是呀，也许够我足喝一顿的了！（下）

老　汉　这个家伙是我们赢跑的！

老汉妻　（擦干笑出的眼泪）“这是榛木做的！”——“您拿走！”——“一百块银元！我有四个孩子！”——“那我就给您二十块！”——“但是木板已经裁成这个样子了！”——“是呀！二十块！”——对待怪人就要这样！

崔　达　对。（严肃地）你们马上走。

老　汉　我们？

崔　达　对，就是你们。你们是小偷，寄生虫。如果你们快点走，别罗罗嗦嗦地拖延时间，还能救救你们自己。

老　汉　最好是干脆不理他，免得肚子叫唤，嘴巴也跟着咋唬。我只想知道，小子现在在哪儿。

崔　达　对了，小子在哪儿？我已经有话在先，身上带着偷来的点心就不许进我的店。（突然提高嗓门）再说一次，走开！

〔他们坐着不动。

崔　达　（完全恢复平静）你们打算怎么样？

〔他向店门走去，朝门外毕恭毕敬地作了一个揖。门口出现一个警察。

崔　达　大人是我们区上的长官吧？

警　察　正是，先生您……

崔　达　崔达。（他们彼此互相微笑）今天天气真好，哈哈！

警　察　就是似乎有点热。

崔　达　好象热了一点。

老　汉　（向妻子细语）要是他瞎扯到小子回来，人家就会把我们逮住。

〔他向崔达做个暗示。

崔　达　（置之不理）凉热也要看地方，在凉快的房屋里和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就不尽相同。

警　察　就大不相同。

老汉妻　（向丈夫）可以完全放心！小子看见门口站着一个警察就不会进来。

崔　达　请进来吧，里面凉快一点，真的。我表妹和我开了一间店，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们一定竭力搞好和当局的关系。

警　察　（进来）您真好，崔先生。这里果真凉快。

老　汉　（细语）他是特意把他请进来的，好使小子看不见警察。

崔　达　我的客人，听说您们是我表妹朋友的朋友，都是路

过此地。（作揖）我们现在该分手了。

老　汉　（声音沙哑地）好吧，我们这就走。

崔　达　我一定转告我表妹，你们很感激她的留宿，由于没有时间，不等她回来了。

〔大街上吵吵嚷嚷，有人喊："截住小偷！"

警　察　什么事？

〔小伙子站在门口。短风衣上掉下甜煎饼和小点心。老汉妻绝望地向他示意，叫他出去。他扭身想走。

警　察　你别走！（抓住他）哪儿来的点心？

小伙子　对过。

警　察　嗯，偷来的，是吗？

老汉妻　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小伙子自己做事自己当。你这个窝囊废！

警　察　崔达先生，您可以把事情澄清一下吗？

〔崔达默然不作声。

警　察　噢，原来你们都是给他望风的。

崔　达　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店里，简直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汉妻　他是目送着小伙子出去的！

崔　达　警察先生，您一定明白，如果我想窝藏一个小偷，那我就不会请您进来了。

警　察　这当然，不过，您也明白，崔先生，我有责任把这些人带走。（崔达作揖）你们跟我走！（赶他们出去）

祖　父　（走到门口时庄重地）再见。

〔除崔达以外，所有人下，他继续收拾。女房东进来。

女房东　哦，您就是表哥先生吧！警察从我这座房子里带走了好儿个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您表妹在这里还附带开客栈吗？他们这些人昨天还住五个铜钱的客栈，还在对过乞讨小米煎饼，把他们收留在店里有什么油水可捞的！您瞧，什么也瞒不过我。

崔　达　这我相信。不过有人向您嘀咕了我表妹许多坏话。有的人甚至说，是她饿坏了他们。可尽人皆知，她一向生活穷困。但她的名声坏极了，这使她很痛苦！

女房东　她完全是一个下贱……

崔　达　对一个没有钱的女人怎么能说得这样刻薄！？

女房东　哎，不要感情用事嘛！我说的是她的生活作风，不是指她的经济收入。我并不怀疑她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否则，她哪有这间店？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先生一定会追根问底，这间店是怎么得来的。先生，这是一座挺体面的房子！这里的租户都不希望和这样一个人住在一起，的确这样。（顿歇）我这个人并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但是我不得不谨防万一。

崔　达　（冷冰冰地）梅女士，我很忙，直截了当地说吧，住这体面的房子要多少房租？

女房东　我不得不说，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无情的人。

崔　达　（从柜台里取出租契）房租很贵，契约上规定该按月交付租金。

女房东　（迅速地）但是这并不适用于象您表妹这样的人。

崔　达　这是什么意思？

女房东　这就是说，象她这样的人得预付半年的租金，一共二百块钱。

崔　达　二百块钱！？这是敲诈勒索！我哪儿去弄这二百块？估计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好买卖。现在就指望水泥厂的缝袋女工多抽一点烟。听说她们累得够呛，不过她们的工资很低。

女房东　这是您事先就应该考虑好的。

崔　达　梅女士，您该有一颗人心吧！？我表妹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留宿了一些受苦受难的人。但是她可以改正嘛。我也会帮她改正。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房客是从火坑里跳出来的，他深知火坑的痛苦，这对您来说不是难得的房客吗？因为这样的房客为了准时给您交房租，会去拼命挣钱的，他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出卖，无所畏惧，只要不叫她搬回原地，他会象小耗子一样乖顺，象苍蝇一样安生，什么都听从您的。象这样的房客，我看，有钱都难买哟。

女房东　预付二百块，否则就回大街上去，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

〔警察进来。

警　察　请继续办您的事，崔先生。

女房东　警察局对这间店一定特别关心。

警　察　梅女士，希望您不要看错了人，崔先生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我现在就是代表警察局专程来向他致谢的。

女房东　唔，这跟我不相干。崔先生，希望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您的表妹。我也乐意和我的租户友好相处。二位再见。（下）

崔　达　再见，梅女士。

警　察　您和梅女士有什么不好办的事吗？

崔　达　她认为我的表妹不是个体面人，要她预付房租。

警　察　您拿不出这笔钱，是吗？（崔达不吱声）但是，崔先生，象您这样一个人应该去借钱！

崔　达　也许应该。但是象沈德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应该借钱？

警　察　您不留在这里？

崔　达　不留。我也不会再来。恰好路过这里，才有机会和她见面。我只能帮她处理一些最棘手的事。用不了多久，又得靠她自己去料理了。我担心的是，以后怎么办？

警　察　崔先生，您付房租有困难，这使我深感遗憾。不妨实说，当初我们对这间店真有些不太放心，但是您刚才的果断行为使我们看到了您的为人，我们当

局马上就明白了，应该依靠谁来维护法制。

崔　达　（痛苦地）先生，这间店是神仙赠给我表妹的礼物，为了保住它，我决心尽力按法律办事。但是严厉和狡猾只能用来对付下贱的人，因为所谓限度是灵活的。我现在就象那个男人一样，刚把老鼠赶跑，河水就来了！（稍停）您吸烟吗？

警　察　（将两支雪茄往口袋里塞）对我们派出所来说，很不希望您离开这里，崔先生。不过您也应该理解梅女士。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沈德是靠卖淫过活的，当然您可以抗议说：她有什么别的可干呀？不干，又哪有钱付房租呀？可是，无论如何这是不体面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爱情是不能出售的，否则便成为爱情买卖了。第二，树要皮，人要脸，不能谁付钱就跟谁相好；只能跟自己喜欢的人相好。第三，不要为了一口饭而委身于他人，要出于爱情。您说吧，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她现在该怎么办？我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搞到半年的房租。崔先生，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热心地思索）嘿，崔先生，我想起一个办法来了！干脆，您给她找个丈夫吧！

〔进来一个老妪，个子很小。

老　妪　我想给老伴买一盒又好又便宜的烟，明天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我们打算小小地庆祝一下。

崔　达　（有礼貌地）喔唷，四十年了，还不断地庆祝！

老　妪　不过是力所能及地庆祝一下！我们就在对面地毯店。希望我们做个好街坊。也应该这样，世道不好。

崔　达　（摆出各种各样的烟给她看）这是一句老话了，我一听见就发慌。

警　察　崔先生，我们不是要本钱吗？所以我建议她结婚。

崔　达　（抱歉地向老妪）对不起，我不得不为一些不愉快的私事打扰警察先生。

警　察　我们既然拿不出半年的房租，那我们就去和几个钱结婚呗。

崔　达　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警　察　这有什么难的？她还没有结婚，又有一间生意兴隆的小店。（向老妪）您说呢？

老　妪　（犹豫不决地）是的……

警　察　可以在报上登个广告。

老　妪　（有保留地）要是小姐不同意……

警　察　她有什么可反对的？我来替您草拟一个广告吧。好心必有好报。你们不要以为，对惨淡经营的小商人，政府是毫不关心的。您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便为您起草一个招婚广告，作为报答！哈哈哈！

〔他热心地掏出笔记本，舔湿铅笔便写了起来。

崔　达　（慢吞吞地）这倒不是个坏主意。

警　察　有哪一位……作风正派……有一笔小本钱的男人……鳏夫也行……愿意结婚……过门到一间生意

兴隆的烟店来的？——然后加上一句：我的相貌漂亮可爱。——您看怎么样？

崔　达　行，只要您认为没有什么夸张的地方就行。

老　妪　（友好地）绝对没有夸张。我见过她。

〔警察从笔记本上撕下这一页递给崔达。

崔　达　我吃惊地看到，要使一个人不致于堕落，需要多少运气，多少办法，多少朋友啊！（向警察）尽管我下了很大决心，但对房租的事，还是一筹莫展。阁下帮我出了个好主意，这确实使我看到了一条出路。

3

公园的傍晚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两只眼睛好象盯着一架正在公园上空高深莫测的穹窿里飞行着的飞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向四处张望搜索着。当他朝着一棵大柳树走去时，迎面来了两个妓女。一个已经老了，另一个是那个八口之家的侄女。

年轻妓女　年轻的先生，您好，跟我们一块儿走好吗？亲爱的宝贝儿！

杨　逊　可以，小姐。不过你们得给我买点什么吃的。

年老妓女　你大概有点神经病吧？（向年轻妓女）我们走我们的，跟他磨蹭瞎耽误功夫。他就是那个失业的飞行员。

年轻妓女　但是公园里没有别的人了，就要下雨啦。

年老妓女　走吧，也许还有人。

〔她们继续往前走。杨逊在东张西望，把绳子一解开便往树上扔，将其绕在一个树枝上。但是他又一次受到干扰。那两个妓女急速走回来。不过她

们没有注意到他。

年轻妓女　瓢泼大雨来了。

〔沈德悠闲地走来。

年老妓女　瞧，这个畜牲来了，她把你和你的一家人搞得够惨的！

年轻妓女　不是她，是她表哥，她收留了我们，后来又替我们付了点心钱。我对她倒没啥说的。

年老妓女　可是我有话要说！（加大嗓门）哎，我们那个坐在金山上的标致姊妹也来了！她开着一间店，还跑来跟我们抢客人。

沈　德　别出口伤人！我是到塘边的那间茶馆去的。

年轻妓女　听说你打算跟一位有三个孩子的鳏夫结婚，是吗？

沈　德　是，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找他。

杨　逊　（不耐烦地）快给我滚开，你们这些破烂货！让人在这儿安静一会儿好吗？

年老妓女　闭嘴！

〔两位妓女下。

杨　逊　（向着她们喊）骚货！（向观众）她们甚至跑到这个偏僻的地方，甚至到树丛里来，甚至冒着雨，到处捕捉猎物，拚命地搜寻顾客，也不觉得累得慌。

沈　德　（气愤地）您为什么骂她们？（发现绳子）哦。

杨　逊　你愣什么？

沈　德　这绳子是干啥用的？

杨　逊　走开，婊子，走开！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即使有个铜板，也不能给你，我得先买碗水喝。

〔开始下雨。

沈　德　这绳子究竟是干啥的嘛？不许您干这个？

杨　逊　这与你何干！滚开！

沈　德　下雨了。

杨　逊　你不会到树底下来。

沈　德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挨雨淋）我不来。

杨　逊　婊子，死了你这条心吧，跟我是没有生意可做的。我发觉你也太丑了，又是罗圈腿。

沈　德　不对，我哪是罗圈腿？

杨　逊　用不着显示你的大腿！该死的，下雨还不到树底下来！

〔她慢慢地走过去，坐在树底下。

沈　德　您为什么要这么干？

杨　逊　你想知道吗？好吧，我告诉你，免得你老在这里磨蹭。（稍停）你知道飞行员是什么样的吗？

沈　德　知道，我在一个茶馆里看见过。

杨　逊　错了，你没有看见过飞行员，你看见的也许是几个吊儿郎当、戴着皮帽子的笨蛋，或许是连发动机的声音都不能辨别、对飞机毫无感情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驾驶飞机，只是因为他们会向上级溜须拍马。当飞机从两千尺的高空穿过云层向下降落的时候，如果要他们一按操纵杆就把飞机刹住，他

们便会说，合同上没有这样一条规定。谁要是驾着飞机着陆做不到象蹲下屁股坐凳子一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飞行员，而是一个笨蛋。我是一个飞行员，但我却是最大的笨蛋，因为我在北平受训期间，有关飞行员的书我都读了，就是有一页没有读。这一页上写着：凡是飞行员都不再被使用。所以我便成了没有飞机的飞行员，成为失业的邮政飞机驾驶员。不过，这说明了什么，你是无法理解的。

沈　德　我相信我能理解。

杨　逊　不，我说你不能理解就是不能理解。

沈　德　（半哭半笑地）我们小时候有一只鹤，它的翅膀坏了一个。它和我们可好啦，总是怪我们不跟它玩。无论我们上哪儿，它都跟着，大摇大摆的，老是喊我们走慢一点！但是每逢春秋季节，当鹤群在村子上空掠过的时候，它就不安宁了。而我完全能够理解它。

杨　逊　别哭了。

沈　德　嗯。

杨　逊　哭多了会难看的。

沈　德　我已经不哭了。

（她用袖子拭泪。他靠在树上，没有向她转过身来，就伸出手来摸她的脸。

杨　逊　你连脸上的泪都擦不干净。

〔他掏出手帕为她擦泪。稍歇。

杨　逊　如果你无论如何非要赖在这里不走，免得我上吊的话，那你至少也得吭一声呐。

沈　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杨　逊　你到底为什么要把我从树上救下来呢，婊子？

沈　德　我现在很害怕。您刚才准是想干那个来着，因为天这么黑。(向观众)

在我们国家，不能有黑黝黝的夜晚，
也不许大桥跨江河
甚至黎明之前和漫漫寒冬，
也是危险的时光。
由于天灾人祸，
少数人发横财，
受不了而弃生者，
亦大有人在。

杨　逊　你是在说自己。

沈　德　说我自己？不，我有一间小店。

杨　逊　(讥讽地)噢，原来你不是婊子，你有一间店！

沈　德　我现在是有一间店，但我以前是当婊子的。

杨　逊　这店是神仙送给你的吧？

沈　德　是的。

杨　逊　准是在一个美好的晚上，他们站在那里说：这钱给你！

沈　德　(微微发笑)不，是在一个早上。

杨　逊　看样子你是不怎么会消遣的。

沈　德　（顿歇）我会弹古琴，会一点儿，还会模仿人家说话。（用低沉的声音学一个体面的男人说话）“不，就这么一点钱了，我忘了带钱包来！”但是后来我有了一间店。于是头一件事就是把古琴送走。现在我对我自己说，就是做一个索然无味的人也不要紧了。

听我说，我现在有钱了，
独个儿走路，独个儿睡觉。
听我说，整整一年了，
没跟男人打过交道。

杨　逊　但是你现在不是就要跟一个人，跟茶馆的那个男人结婚吗？

〔沈德不作声。

杨　逊　你知道究竟什么是爱情吗？

沈　德　全都知道。

杨　逊　婊子，我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爱情大约就是舒服，对吧？

沈　德　不对。

杨　逊　（用手爱抚地摸着她的脸颊，但是仍然没有扭转身来向着她）这样舒服吗？

沈　德　舒服。

杨　逊　你是个容易满足的人。可是，这是个什么鬼城市啊！

沈　德　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杨　逊　有的是，一大堆呐，就是没有一个愿意听我诉说的：我总是没有工作。他们一听见我诉苦就绷脸，好象我是在埋怨海水总是不枯似的。你大概有个男朋友吧？

沈　德　（迟疑地）有个表哥。

杨　逊　那你得对他多加小心。

沈　德　他就只来过一次。现在走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来了。但是您干嘛说得这么灰心丧气呢？常言说得好：苦瓜藤上结不出甜瓜，灰心丧气的人说不出好话。

杨　逊　说吧，往下说吧，反正都是这一套！

沈　德　（热情地）虽说是大难当头，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我小的时候，有一回挑着柴火跌倒了，有一个老头把我扶起来，还给了我一个铜板。我至今还常常想起这件事。那些略可糊口的人，尤其乐意匀出一点给别人。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他们就会真心诚意地有所表示。但是，除了友好，他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表示？幸灾乐祸，这纯粹是一种愚蠢的表现，一个人，如果他在唱歌，在造机器或者在种田，这本身就是友谊的一种的表现。就连您也是友好的。

杨　逊　在这里，你似乎不太需要。

沈　德　不对。哎哟，有滴雨点打在我脸上了。

杨　逊　在哪儿？

沈　德　在两个眼睛之间。

杨　逊　偏左一点还是偏右一点？

沈　德　偏左一点。

杨　逊　嗯，擦掉了。（迟疑一会儿以后）你真的跟男人一刀两断了吗？

沈　德　（微笑）反正我没有偷过汉子呗。

杨　逊　也许没有。

沈　德　肯定没有。

杨　逊　（疲倦地向后靠在树上）不过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一天没喝水了，窑姐，我倒是想和你亲热亲热，但是力不从心了。

沈　德　这雨可下得真棒。

老　王　（卖水的老王上，他唱着一支歌：《雨中卖水人之歌》）

我今把水卖，
大雨浇下来；
为了卖点水，
迈步跑长街，
如今高声喊：卖水啊！
可是没人睬
更没人，痛饮狂喝把水买。
（买水，你们这些小狗崽子！）

但愿我能堵死天窟窿！

祈保做一个梦：

七年苦旱无滴雨！

我卖水，不用水杓用滴筒。

这下他们直叫嚷：买水！

谁敢碰碰我的桶，

我得先看看，

他的鼻子中不中。

（狗崽子，渴死你们！）

〔笑。

你们这些芥草，现在可好，

舒坦躺着，也能喝个饱；

且是天帝娘的奶水，

不用讲价掏腰包。

如今高声喊：卖水啊！

可是没人睬

更没人，痛饮狂喝把水买。

（买水，你们这些狗崽子！）

〔雨停了，沈德看见卖水的，向他跑过去。

沈　德　哎呀，老王，你回来啦？你那副水挑还在我那里呢。

老　王　多谢你替我保管！你好吗，沈德？

沈　德　不错，我结识了一个聪明勇敢的人，现在想跟你买碗水。

老　王　只要把头一昂，把嘴一张，便有的是水，爱喝多少有多少。那棵柳树不是还在滴水吗？

沈　德　但是我要你的水，老王。

你这水老远挑来，
跑得你疲惫不堪。
刚下雨卖水可难。
为了那位先生，我把水来买。
他是一个飞行员。
聪明勇敢非一般。
不怕云海翻怒涛，
敢穿长空作鸿雁。
友好书信不胜数，
送到远方亲友间。

〔她付过钱，端着一碗水，向着杨逊跑去。

沈　德　（回过头来，笑着喊老王）他睡着了。悲观失望，大雨滂沱，再加上我的纠缠，使得他又困又乏。

楔　子

卖水人的藏身之地——一个水涵洞管里

〔卖水人在睡觉。音乐。涵洞管变得透明起来，神仙出现在梦中。

老　王　（喜洋洋地）我看见她了，神明！她完全是老样子！

神仙甲　这我们就放心了。

老　王　她在谈恋爱！还把她的男朋友指给我看了，她的确过得不赖。

神仙甲　这是人人爱听的事。希望爱情会增强她行善的心愿。

老　王　这没有问题！凡是她能做到的好事，她都在做。

神仙甲　她做了些什么好事？老王，跟我们说说！

老　王　她对谁说话都很亲切。

神仙甲　（热情地）嗯，还有吗？

老　王　到她店里去的，很少有人会因为没有钱而不带烟、空着手走的。

神仙甲　这倒不错，还有别的吗？

老　王　有一家八口子，她全都留宿了！

神仙甲　（用胜利者的口气向神仙乙）八口子啊！（向王）也

许还有什么吧！？

老　王　虽然下着雨，她还向我买了一碗水。

神仙甲　当然罗，这显然都是一些细小的好事。

老　王　但是她花销很大，一间小铺应付不了。

神仙甲　那当然，当然！但是一个考虑周全的园丁，就是在数步方圆之地也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来。

老　王　她确实是这样做的！每天早上发放饭粥就花去了她一半多的收入。这是你们可以相信的！

神仙甲　（有点失望地）我并没有说不相信。这是个开端，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老　王　要知道，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有一回她不得不求助于一个表哥，因为她的店遇到了困难。

刚刚有个避风地，
冬日寒空乱纷纷，
满天瘦鸟齐飞来，
互相争啄抢栖枝。
饿狐无食啃薄壁，
跛狼撞翻饭罐子。

总之，她顾得上这个，顾不了那个。但是人人都夸她是个好姑娘。到处都称她是观音娘娘。她靠这间店做了许多好事！就是木工林铎还天天嘀咕。

神仙甲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木工林铎说她不好吗？

老　王　没有什么，他只是说，货架钱没有付清给他。

神仙乙　你说什么呀？木工的钱没有付？这样的事出在沈

德店里？她怎么能这样干？

老　王　她也许没有钱了。

神仙乙　不管怎样，欠了人的钱就得给。凡是会明显使人觉得不公平的事都要避免。因为第一，要一字一句地遵守准则的条文；第二，要贯彻准则的精神。

老　王　神明，不过这全是她表哥干的，不是她自己干的。

神仙乙　那以后就别让这个表哥再上她的门！

老　王　（沮丧地）懂了，神明，为了替沈德说几句话，也许还不得不提一下，她表哥是个很值得敬重的生意人，连警察局都很尊重他。

神仙甲　哦，对这位表哥先生，我们本来就没打算狠狠地骂他一顿。我承认，我不懂生意经，也许应该先学一学，入入门。不过，说来说去都是生意经！有这个必要吗？他们现在一提就是做生意！难道三皇五帝都是做生意的吗？孔圣人也卖鱼吗？正直、体面的生活同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

神仙乙　（很生气）无论如何不得再发生这样的事。

〔他转身要走，另外两位也跟着转过身去。

神仙丙　（走在最后，很窘地）请原谅，今天的谈话有点生硬！我们本来就累得要命，又没有睡足觉。宿夜的地方真难找啊！有钱人都说得娓娓动听，把我们推荐给穷人，而穷人，连自己都没地方住。

众　仙　（边走边骂）连他们中间最好的一个人也软弱无力！——根本不起作用！——太少了，太少了！当

然，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但是，看来这件事是毫无希望的了！沈德最少也应该……

〔听不清他们说话了。

老 王 （向着他们喊）嗳，神明，不要不高兴！刚开始不能要求太高啊！

4

沈德店前的场地

〔一间小理发店，一间地毯店以及沈德的香烟店。一天早上。八口之家中的两口人在烟店门口等候着，祖父和弟媳，此外还有失业工人和邢氏。

弟　媳　她昨天夜里不在家！

邢　氏　真没听说过，竟会有这种行为！那个粗暴的表哥总算走了。那个人本来打算至少隔几天就施舍一次她那富余的粮食。但这个人已经外宿了好几夜了，恐怕只有神仙才知道，她在哪里浪荡！

〔从理发店里传出很大的声音。买水的老王跌跌撞撞地出来。跟在后面的是大腹便便的理发师石富，他手里拿着一把很重的烫发烙钳。

石　富　我会给你的，叫你明白，我的顾客对你的臭脏水有多恶心！水杓拿去，给我滚蛋！

〔老王伸手去接石富交给他的水杓时，石富乘机用烙钳打他的手，他顿时尖叫起来。

石　富　这就是我给你的水钱！给你一点教训！

〔气呼呼地回店。

失业工人　（捡起水杓交给老王）他打你，你可以去告他。

老　王　这只手打坏了。

失业工人　有没有打伤骨头？

老　王　反正它不能动了。

失业工人　你坐下，在这上面洒点水！

〔老王坐下。

邢　氏　无论如何你卖水是正当的。

弟　媳　早晨八点钟，这里连块破布也捡不着。她准是外出找野汉子去了！真不害臊！

邢　氏　（忧郁地）她把我们忘了！

〔沈德从胡同里走来，端着一盆饭。

沈　德　（向观众）我还从未看见过这个城市的晨光早景。从前，在这个时辰，我还在脏希希的被窝里蒙头大睡，生怕醒来。今天早上，我先和报童走在一起，和清洁工走在一起，后来又和运鲜菜进城的牛车走在了一起。走了很多路，从杨逊那里一直走到这里。但是我越走越带劲。常听人说，有了爱情，走起路来恍若腾云驾雾。但是我觉得，还是走在地上，走在柏油马路上好。我告诉你们，黎明的时候，玫瑰色的天空万里无埃，清彻如玉，这时候，一座座房屋看起来就象亮着灯的一堆堆瓦砾。我告诉你们，诗人们常说，你们这个城市在起床的时候就象一个腹内空空的老师傅，只要一吸足新鲜空气，便会抄起工具，干起活来，如果你们到这个时辰才

观看你们的城市，又如果你们没有爱情，那你们就会有许多东西感觉不到。（向等候的人）早上好！饭来了！（分发，发现老王）你好，老王！我今天有点儿飘飘然了，一路上我见橱窗就看。现在我很想买一块围巾。（迟疑一会儿）我想打扮得好看一点。（迅速地走进地毯店）

石　富　（又走到门口，向观众）啊，沈德小姐今天这么漂亮，真使我感到愕然。这个烟铺的女店主就在我对过，原先一点儿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要一口气看她三分钟，我想我已经爱上她了。多迷人的美人儿！（向老王）滚开，骗子！（走回理发店）

〔沈德和一对老伴，即地毯店老板和老板娘，从地毯店出来。沈德拿着一条围巾，老板拿着一面镜子。

老　头　这块围巾挺好看，虽然下面有个小洞，但是便宜。

沈　德　（盯着老板娘胳膊上的那块围巾）这块绿色的也很漂亮。

老　妪　（微笑）不过这是没有一点儿毛病的。

沈　德　哦，这太遗憾了。我的店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展。我虽然有一些收入，但是开支很大。

老　妪　是啊，要行善做好事。不过您不要做得太多了。开头的时候每一碗粥都起作用，不是吗？

沈　德　（试用有小洞的围巾）只好买这块了，不过我围上它好象显得轻佻。这个色调对我合适吗？

老　妪　这个你得问男人去。

沈　德　（转向老板）这个色调对我合适吗？

老　头　您最好去问……

沈　德　（很有礼貌地）不，我想问您。

老　头　（同样很有礼貌地）您用素淡的那面，满合适。

〔沈德付钱。

老　妪　要是人家不喜欢它，您就放心来换好了。（把她拉到一边）他有一点儿本钱没有？

沈　德　（大笑）没有。

老　妪　那您付得出半年的房租吗？

沈　德　半年的房租！我完全忘掉这件事了。

老　妪　我可记着哩！过几天就是下个月的一号了。我想跟您聊聊。自从我们认识您以后，我们老两口都不大相信您的招亲广告。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如果您有困难，应当帮您一把。我们有点积蓄，可以借二百块钱给您。如果您愿意，可以用您的存货作抵押。但是我们之间的字据就不必写了。

沈　德　你们真的愿意借钱给一个不够稳重的人吗？

老　妪　说心里话，您的表哥肯定是一个稳重的人，但是我们未必会借钱给他，而您呢，我们反而放心。

老　头　（走过来）那就一言为定了，好吗？

沈　德　邓先生，但愿您的夫人正是神仙所要找的人。他们正在寻找好人，好人是幸福的。你们想必是幸福的，因为你们看见我由于爱情带来了一些困难，便伸手相助。

〔两老伴相对微笑。

老　头　这就是钱。

〔他把一个口袋递给她。沈德接过口袋，作了个揖。两老伴也作揖还礼，然后走回店里。

沈　德　（向老王，把钱袋举得高高的）嘿，一年的房租有了！这不是奇迹吗？还有，老王，你看我这块新围巾怎么样？

老　王　你这是为他买的吧，我在公园里见过的那个人？

〔沈德点头。

邢　氏　您最好看一看他那只被打坏了的手，别跟他吹您那些未必靠得住的风流韵事了吧！

沈　德　（惊讶地）呵，你的手怎么啦？

邢　氏　理发师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用烙钳把它打坏了。

沈　德　（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感到吃惊）我一点都没有发觉！你应当马上找医生去，要不然，这只手会僵化的，你也就不能照常劳动了。这真是天大的不幸。快起来！快去！

失业工人　他不应当先去找医生，应当先去找法官！理发师有钱，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

老　王　你认为行吗？

邢　氏　如果真的打坏了，当然行罗。你的手究竟坏了没有？

老　王　我看是被打坏了。它已经肿了。可以要求终身抚养金吗？

邢　氏　那你无论如何得找个证人。

老　王　这是你们都看见的！你们都可以作证。

〔他环视四周。失业工人，祖父和弟媳坐在墙边低头吃饭，谁也没有抬起头来理睬他。

沈　德　（向邢氏）您也是亲眼看见的！

邢　氏　我不想和警察打交道。

沈　德　（向弟媳）您呢？

弟　媳　我？我没有留心看！

邢　氏　您当然留心看来着！我看着您是留心看的！不过您害怕就是了，理发师有钱有势，惹不起。

沈　德　（向祖父）我相信您是一定可以证明这件事的。

弟　媳　他老爹又老又昏，谁信他的？！

沈　德　（向失业工人）能不能搞到终身抚养金，恐怕就得看您的了。

失业工人　我因为要饭，已经被警察局立过两次案了。我的证明对他反而不利。

沈　德　（难以置信地）你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说事情的经过吗？他的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坏的，打的时候你们都在场，为什么谁也不吭声？（生气地）

嗳，你们这些苦命人！
兄弟挨打，你们为啥紧闭双眼？
兄弟惨叫，你们为啥一声不言？
凶手逍遥又寻衅，

你们却开腔：
没敢对此表不满，
他将会蒙恩得赦免。
这是个什么城市，你们是些什么人啊！
有不公，就得造它反；
不造反，要完蛋，
夜幕未降，城市已毁烈焰间！

老王，如果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肯为你作证，那我愿意做你的证人，并且愿意这样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邢　氏　这是做假证。

老　王　我不晓得该不该听你的意见。但是大概非这样做不可了。（看着他的手，忧虑地）你们看，这只手还肿得厉害吗？我觉得它好象消了一些了。

失业工人　（安慰地）不，没有消，真的。

老　王　真的没有消？是呀，我也觉得是，而且还似乎更肿了。好象关节骨都断了。我最好还是赶紧到法院去。（小心翼翼地托着伤手，目光老盯住它。跑着下去）

〔邢氏跑进理发店。

失业工人　她赶紧讨好理发师去了。

弟　媳　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沈　德　（气馁地）我不想骂你们。我只感到震惊。不，我骂你们。给我滚开！

〔失业工人、弟媳和祖父走开，边吃边嘀咕。

沈　德　（向观众）

他们啥话都不说。

叫他们走开拔腿跑，

叫他们站住不动窝。

啥事也不动脑筋，

唯闻饭香，瞪大眼睛伸长脖。

〔跑来一位老妪，她是杨逊的妈妈杨太太。

杨太太　（气喘吁吁地）您就是沈德小姐吗？我儿子全都跟我说了。我是杨逊的妈妈。您想想看，他现在有希望得到飞行员的职位了！早上刚收到北平寄来的一封信。是邮政飞机机库主任写的。

沈　德　他又可以飞了？这可好罗，杨太太！

杨太太　但是要得到这个职位需要一笔大得惊人的钱：五百块！

沈　德　这么多呀，不过不要因为钱耽误了这件事。好歹我还有间店哩。

杨太太　您能够想想办法就好了！

沈　德　（拥抱她）我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

杨太太　您也许会使一个有才华的人交个好运。

沈　德　他们竟敢这样来阻止一个人发挥他的才能！（稍停）不过，这间店的收入太少了。而这两百块钱现金又全是借来的。但是您可以马上拿走。我可以把存货卖了再还给人家。（把两老伴的钱交给她）

杨太太　啊，沈小姐，您这个忙帮得正是时候。人家早就说他是我们城里死了的飞行员，因为大家认为，他和死了的飞行员一样，别想再飞行了。

沈　德　但是想搞到这个职位还要三百元。杨太太，我们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缓慢地）我认识一个人，他也许可以帮我的忙。他曾经给我出过主意。我本来不想再求他。因为他太冷酷太狡猾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飞行员应当飞行，这是肯定的。

〔远处传来飞机的响声。

杨太太　要是您说的这个人能够弄到钱就好了！您瞧，这是开往北平的早班邮政飞机。

沈　德　（果断地）招手，杨太太！飞行员肯定看得见我们！（挥动她的围巾）您也招手嘛！

杨太太　（招手）您认识这个飞行员吗？

沈　德　不认识。我只认识一个。他就要飞了。因为这个失去希望的人应当飞，杨太太。他至少，应当可以飞出这个火海，也应当可以翱翔在我们大家的头顶上空！（向观众）

我亲爱的人儿，云天上的杨逊！
不怕云海卷狂澜，
敢穿长空做鸿雁。
友好书信不胜数，
送到远方亲友间。

楔　　子

在　幕　前

〔沈德手里拿着崔达的面具和衣服出场，口中唱着

《神仙好人难招架》

在我们国家里，
能人也要碰运气；
有了后台加靠山，
方能有你用武地。
好人对此莫能助，
神仙也无能为力！
　　借问神仙，为啥不用坦克、
　大炮和地雷，
　　为啥不用战舰轰炸机，
　　打倒坏人扶好人，
　　我们乐来你们喜？

〔她穿上崔达的衣服，用他的走路姿势走了几步。

在我们国家，好人做不长。
盘中没有餐，人们打、砸、抢。
啊，神仙的准则当然好，

就是不救荒。

借问神仙，为啥不到墟场上，

笑把货物来发放，

让人们吃饱喝足身体好，

和睦相处喜洋洋？

〔她戴上崔达的面具，用他的声音继续唱。

没有铁石狠心肠，不能开国打江山，

为了吃顿中午饭，

也要有铁石狠心肠；

若不踩死一打人，

谁也救不了个穷光蛋。

神仙因何故，不在上界广宣布：

下界有好人，就是神仙欠债务，

欠着好人一个好世局？

神仙何故，不给好人枪和刀，

不叫他们开大炮，

不让他们再煎熬？

5

烟　　店

〔崔达坐在柜台里面看报，毫不理睬邢氏。她在店里边擦拭家什边说话。

邢　氏　您可能会同意我的看法：要是一些流言蜚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间小店就会完蛋。你来得正是时候，作为一个正经八本的男人，可以把沈小姐同那个杨逊在黄色胡同发生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搞个清楚。千万别忘了，对面的理发师石富先生是一位拥有十二间房产的男人，他只有一个老婆，而且老了。昨天他向我说了一大堆恭维沈小姐的话，而且已经打听她的经济状况了。我想，他也许真的爱上她了。

〔没有人理她，她便提着水桶到外面去了。

杨逊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这是不是沈德小姐的店？

邢氏的声音　是，这就是。不过今天表哥看店。

〔崔达迈着沈德轻快的步子赶紧去照镜子，发现化装有漏洞，马上着手整理头发。他微笑着转过身来。杨进来。邢氏也好奇地跟着进来，擦过他身

旁走进后屋。

杨　逊　我是杨逊。(崔达作揖)沈德在这里吗？

崔　达　她不在。

杨　逊　不过您也许了解，我和她是很要好的。(开始端详这间店)还真象间店哩！我原来总以为她吹牛皮。(满意地察看一盒盒的烟和一个个的坛坛罐罐)老兄，我又要飞了！(拿起一支烟，崔达给他点火)您认为我们还可以从这间店榨出三百块钱来吗？

崔　达　请容许我问一下，您是不是想马上就把店卖掉？

杨　逊　我们现在拿得出三百块现钱来吗？(崔达摇头)昨天她大大方方地一下子就拿出二百块来了。但是差这三百块他们是不会照应我的了。

崔　达　她一口就答应了您，这也许太快了一点，因为这就要她连店都补贴上。俗语说得好，疾风刮倒脚手架。

杨　逊　我要的钱就是要快，否则就用不着了。这个姑娘也不是那号要给人家一点什么就得考虑半天的人。至于我们男人大丈夫做什么都是爽爽快快的。

崔　达　嗯。

杨　逊　这完全是代表她说的。

崔　达　请允许我问一下，要五百块钱做什么？

杨　逊　当然有用场派罗。依我看，他们是想彻底考察我的本事。我的一个航空学校的同学，现在在北平

机场当机库主任，他来信说，给他五百块钱，就能给我弄个职位。

崔　达　这个数目不太大了吗？

杨　逊　不。他得花钱去找一个飞行员的岔子，而这个飞行员因家口多却又非常尽职。这您明白了吧。此外，这是只能对自己人说的。至于沈德，她是用不着知道的。

崔　达　也许用不着。不过有个问题：这个机库主任到下个月会不会又把您出卖呢？

杨　逊　他出卖不了我。我身上根本没有岔子。我没有职位已经够久的了。

崔　达　（点头）饿狗回家拉车拉得更快。（审视他一番）责任很大。杨先生，您要我表妹抛弃这个小产业，抛弃她所有的朋友，而且要把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您的手里。我觉得您有这个意思，想同沈德结婚，是吗？

杨　逊　我似乎正在做这个准备。

崔　达　但是为了几个钱就到处去叫卖这间店，您不觉得可惜吗？谁想快点脱手，就得少卖几个钱。光您手上的二百块钱就可以缴半年的房租。难道您不想把烟店开下去了吗？

杨　逊　我？让人看见我杨逊，一个飞行员在这里站柜台？整天招呼："嘿嘿，先生，要一支硬一点的还是软一点的烟？"这不是我杨逊之辈在这个时代做的生

意！

崔　达　请容许我提问一下，在天上飞来飞去算不算一门生意？

杨　逊　（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先生，我一个月就可以领二百五十块钱！您自己看看这封信。这是邮票，上面盖的是北平邮戳。

崔　达　二百五十块？确实不少。

杨　逊　您以为我会白开飞机吗？

崔　达　这个职位看来是不错。杨先生，我表妹已经委托我来协助您谋求这个职位。这对您是至关紧要的事。从我表妹的立场出发，我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她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她有充分的权利享受爱情的幸福。我准备把这里的东西通通卖掉。嘿，房东来了。我正想找她，看看她对我的变卖有什么高见没有。

女房东　（进来）您好，崔先生。我是为店租来的。后天到期了。

崔　达　梅女士，事情有些变化，我表妹会不会把店开下去，已经很难说了。她打算结婚，而她未婚夫（向她介绍杨逊）杨逊先生准备把她带到北平去，到那里他们再开始新的生活。因此，如果价钱相当，我想把烟店卖了。

女房东　您想卖多少？

杨　逊　要现钱，三百块银元。

崔　达　（抢着说）不，五百！

女房东　（向杨逊）我也许能助您一臂之力。（向崔达）您的烟能值多少钱嘛？

崔　达　我表妹花了一千块买的，才卖了没有多少。

女房东　一千块啊！她肯定是买上当了。我这样跟您说吧，如果您后天搬出去，店里的全部东西我愿出三百。

杨　逊　我们干。这就行了，表兄！

崔　达　太少了！

杨　逊　够了！

崔　达　我最少得有五百。

杨　逊　做什么用？

崔　达　对不起，我想和我表妹的未婚夫说几句话。（把杨拉在一边）这里的烟全都已经抵押给两位老人了，因为昨天向他们借了二百块钱给您。

杨　逊　（迟疑地）有没有立什么字据？

崔　达　没有。

杨　逊　（稍停之后向女房东）我们可以三百成交。

女房东　不过我得知道这店有没有负债。

杨　逊　您回答吧。

崔　达　没有。

杨　逊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三百？

女房东　后天，不过您们还可以考虑。如果您们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卖，就可以多卖一些钱。我愿意

出三百，是因为我这个人看见年青人有什么好事就想尽点义务，成人之美。(下)

杨　逊　(在后面喊)这个买卖我们干！大箱小盒，大坛小罐，大兜小袋，总之，连锅端三百块。决不后悔。(向崔达)到后天我们还可以在别处卖到好一点的价钱吗？如果可以，那我们就连那二百块钱也能够还给人家。

崔　达　时间短促，不可能。除了梅珠还的价，多卖一块钱也不可能了。您们俩的路费和暂时的生活费，您都有了不是吗？

杨　逊　是的。

崔　达　有多少？

杨　逊　反正我会去弄来就是了，去偷去抢，我会去弄！

崔　达　吓，怎么这笔钱还没有着落？！

杨　逊　表兄，用不着惊魂失魄的。到时候我就会去北平。

崔　达　但是两个人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杨　逊　两个人？这个姑娘我不带去，否则，刚到的时候她只会做我的绊脚石。

崔　达　我明白。

杨　逊　您干吗象发现油罐漏油一样盯住我？人总应该量入为出嘛。

崔　达　那我表妹靠什么生活呢？

杨　逊　您不能帮助她一点吗？

崔　达　我得照料我自己。(稍停)杨逊先生，我看，您把那

二百块钱再掏出来交给我吧，把它先放在这里，等您给我看过两张去北平的车票以后再拿去。

杨 逊 亲爱的内兄，我看您不要管得太宽了。

崔 达 沈德小姐……

杨 逊 这个姑娘您放心交给我好了。

崔 达 ……也许会不愿意卖店了，如果她知道……

杨 逊 也会愿意的。

崔 达 那我提出的责难您就可以毫无顾忌吗？

杨 逊 亲爱的先生！

崔 达 您好象忘记了，她也是一个人，也有理智。

杨 逊 （开心地）有一些人，象她的一些女朋友以及一些推崇理智的人，他们的想法总是使我感到惊奇。您听说过爱情的威力和肉体的欲望吗？您不是要她理智一些吗？她压根儿就没有理智！相反，她一辈子都是受人凌辱的，是一头可怜的畜生！只要我把手在她肩上一搭，再说一声"跟我走"，她就会象着了魔一样，再也不认爹和娘了。

崔 达 （艰难地）杨逊先生！

杨 逊 "您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的先生！

崔 达 我表妹是忠诚于您的，因为……

杨 逊 是不是想说，因为我有一只可以信赖的手？装上您的烟斗抽您的烟吧！（再吸一支烟，又往衣兜里塞了几支，后来干脆把整箱的烟夹在胳臂下面）她结婚的时候你不能空着手来，或者是她把这三百

块钱带来，或者是你。不是她，就是你！（下）

邢　氏　（从后屋里探出头来）事情不妙了！黄色胡同的人全都知道，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姑娘。

崔　达　（短促地叫喊）店完了！他不爱了！破产了！我完蛋了！（开始乱蹦乱跑，好象被逮住的野兽一样，不断地叫嚷"店完了！"直到他突然站住，和邢氏攀谈）邢家的，您是阴沟里长大的。我也是。我们轻佻吗？不轻佻。我们因此就缺少必要的残忍吗？不。我准备掐住您的脖子，把您偷去我的钱一个个都抖搂出来，这有多少，您知道。当今世道十分可怕。这个城市是一个地狱，我们这些人正在一面光滑的墙壁上向上爬。其中一个人赶上了这样的灾难：掉在情网上了，他这就完了。一个人有了什么喜好，就要被人说得一无是处。但是谁能没有任何喜好，特别是最致命的喜好——爱情呢？爱情是完全不可能得到的！它太昂贵了！不过，您自己说说看，一个人，如果总得提心吊胆的，他能活得下去吗？这是个什么鬼世界啊！

爱抚变成掐脖子，
怀春变成惨叫声。
乌鸦为何不归栖？
准有姑娘赴幽会！

邢　氏　我想，我最好马上去把理发师叫来。您应当同他谈谈。他是有名望的人，配您表妹最适合不过了。

（因为她得不到答话，便跑着下）

〔崔达急速地踱来踱去，直到理发师进来。邢氏跟着进来，但是理发师给她做了一个手势，她只好退出。

崔　达　（向他跑过去）敬爱的先生，听说您对我表妹有几分意思。请恕我唐突冒昧，开门见山，因为小姐目下正处十分危难之中。

石　富　哦！

崔　达　几个小时以前，我表妹还有一间自己的店，现在已经和乞丐差不离了。石先生，这间店破产了。

石　富　崔先生，沈小姐的魅力并不在于她这间店的财产，而在于她的心地善良。我们这个区的人都管她叫"郊区的观音娘娘"！

崔　达　敬爱的先生，这种善良一天就花了我表妹二百块钱！这个善门不得不关起来了。

石　富　请容许我提个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个善门正应该大大方方地敞开来。乐善好施是小姐的天性。每天早上我都深有感触地看见她给四个人施舍饭食，这很有意义！为什么她就不可以施舍四百个人呢？听说，为了留宿一些流离失所的人，她伤透了脑筋。畜圈后面的那些房子是我的，全都空着。她尽管用吧。崔先生，希望我这几天的一些想法能够传进沈小姐的聪耳，可能吗？

崔　达　石先生，她一定会赞赏地倾听这些高尚的想法的。

〔卖水老王和警察进来。石富扭转身子，端详货架。

老　王　沈德小姐在吗？

崔　达　不在。

老　王　我是卖水的老王。您大概是崔达先生吧？

崔　达　完全说中了。您好，老王。

老　王　我和沈德是朋友。

崔　达　我知道，您是她的一个老朋友了。

老　王　（向警察）您看怎么办？（向崔达）我是为了我的手来的。

警　察　他的手坏了，这是不可否认的。

崔　达　（迅速地）我看您的手臂要用个活套悬吊起来。

〔他从后屋拿出一条围巾扔给老王。

老　王　不过这是一条新围巾。

崔　达　她不用了。

老　王　但是这是她为了使某一个人欢心才买的。

崔　达　事情已经明了，没有这个必要了。

老　王　（用围巾做成一个活套）她是我唯一的证人。

警　察　据说您表妹曾亲眼看见理发师用烙钳殴打卖水的老王。这个您知道吗？

崔　达　我只知道，这件小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表妹本人并不在场。

老　王　您搞错了！您把沈德找来，事情就一清二楚了。她全都可以证明。她在哪儿？

崔　达　（严肃地）王先生，您自称是我表妹的朋友。她正在忧心忡忡。四面八方都向她伸手，她已经被榨干了，干得可怕。今后，她连鸡毛蒜皮般的偏爱都不能有了。我相信，您决不会要她在您的事情上不按事情的真象说话，从而使得她什么都丧失得精光。

老　王　（迷惘地）但是我是听从她的意见去报告法官的。

崔　达　法官能医好您的手吗？

警　察　不能，但是他可以叫理发师掏钱。

〔石富转过身来。

崔　达　王先生，我的一个原则是，不过问朋友之间的争执。

〔崔达向石富打躬作揖，石富回礼。

老　王　（把做活套的围巾解下，放回原处，悲伤地）我明白了。

警　察　我再没有地方可以调查了。你因为这不明不白的事已经犯了罪，就是说，诬告忠良。下次告状要慎重一点，笨蛋。如果石先生不是在法律面前宽宏大量，你还得坐牢，因为你犯了诽谤罪。现在走吧！

〔二人下。

崔　达　刚才的一场风波请多多原谅。

石　富　这是无可非厚的。（焦急地）跟这“某一个人”的事（指着那条围巾）真的吹了吗？全吹了？

崔　达　全吹了。这个人她看透了。当然，要把创伤完全

医好，还需要时间。

石　富　以后就会小心一些，谨慎一些了。

崔　达　因为这是新的创伤。

石　富　所以她想到乡下去走一趟。

崔　达　想去几个礼拜。不过，她很希望能够在此之前把所有的事都和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聊一聊。

石　富　那就到晚上找个幽雅的小饭馆去吃个小菜便饭，边吃边聊吧。

崔　达　不，不要显眼。我得赶紧通知我表妹去。她会理智行事的。使她倍感不安的是这间店，因为她认为这是神仙的礼物。对不起，请等一会儿。（进后屋）

邢　氏　（把头伸进来）可以道喜了吗？

石　富　可以了。邢家的，今天，请转告沈德小姐留宿的那些人，他们可以到我畜圈后面的房子里去住。

〔她一面咧开嘴格格地笑，一面点头。

石　富　（起来向观众）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觉得我应当怎样才好？搞得隆重一点？别太自私？感觉灵敏一点？目光看远一点？一顿普通的晚饭满可以了！要防止平时容易发生的粗鄙蠢笨的事！不会的，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千万不要碰她，就是在饭桌上递酱油瓶的时候，也不要装作偶然的样子去碰她！没有别的，就是交流思想。让两个心灵在饭桌的花束上空，就是说，在白菊花的上空飞舞。（把这个记在本子上）要记住，不能乘人之危，趁火

打劫。要给予体谅帮助，而且不必声张。她的明眸一盼，也许就可以看出她的称赞，这样一盼还会包含着更多的意思。

邢　氏　一切如意吧，石先生？

石　富　嘿，一切如意！看来这个地方会有些变化。有一个家伙被赶走了。对这间店的一些阴谋都失败了。沈德是成都最贞洁的姑娘，但是有些人却偏要恬不知耻地败坏她的名声，这些人今后就得看看我的脸色了。您知道杨逊这个人吗？

邢　氏　他是个最脏、最懒……

石　富　邢家的，他什么东西也不是。没有他这个人，他是不存在的。

〔杨逊进来。

杨　逊　这里怎么啦？

邢　氏　石先生，我好不好把崔先生喊来？他是挺不喜欢生疏人在店里闲扯的。

石　富　沈小姐和崔先生有重要事情商量，不要去打扰他们。

杨　逊　什么，她在这里？我根本没有看见她进去！商量什么事？我要参加！

石　富　（阻止他进后屋）我的先生，耐心等一等吧。我想，您是什么人，我是知道的。我告诉您，沈德小姐和我就要宣布订婚了。

杨　逊　什么？

邢　氏　您感到惊讶吗？

〔杨逊和石富扭斗，拚命想进后屋。沈德出来。

石　富　请原谅，亲爱的沈德，您大概这就宣布吧。

杨　逊　这里出了什么事，沈德，你发疯了吗？

沈　德　（气喘吁吁地）逊，我表哥和石先生说好了，要我听听石先生关于救济穷人的高见。（顿歇）我表哥不同意咱们俩的关系。

杨　逊　那你同意吗？

沈　德　同意。

〔顿歇。

杨　逊　他们是不是对你说，我是个坏人？

〔沈德不言语。

杨　逊　我也许是这样的人，沈德，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需要你。我是个卑贱的人，既没有资本，又没有温文尔雅的风度。但是我在反抗。他们正在把你逼上死路，沈德。（向她走去，压低声音）你瞧瞧他！难道你脑袋上没长眼睛，干吗他们现在又来引诱你？搞什么理智的结婚，是吗？没有我，他们会毫不费力地把你拽上屠凳宰了你的。你自己说，没有我，你是不是就不跟他出去？

沈　德　是的。

杨　逊　他是一个你不喜欢的男人！

沈　德　是。

杨　逊　那次下雨的情景你忘啦？

沈　德　没有。

杨　逊　你把我从绳子上救下来，又给我买了一碗水，后来又答应给我筹备一笔钱，让我能够重新飞行，这些都忘了？

沈　德　（颤抖地）你想怎么样？

杨　逊　跟我出去。

沈　德　石先生，对不起，我要跟杨逊出去了。

杨　逊　我们相好，您是知道的。（带她出门）你的钥匙放在哪儿？（从她口袋里掏出钥匙交给邢氏）您收拾好了把钥匙放在门槛上。来，沈德。

石　富　不过，这完全是强拉硬拽！（向后面喊）崔先生！

杨　逊　告诉他，别在这里乱嚷。

沈　德　石先生，请不必喊我表哥了。我知道，他和我意见不同。不过我觉得他是不对的。（向观众）

我心爱谁就跟谁跑，
我不计较代价有多高，
我不考虑事情好不好，
我不管他对我爱不爱，
我心爱谁就跟谁跑。

杨　逊　这就对了。

〔二人下。

楔　子

在 幕 前

〔沈德一身新娘打扮，正走在路上，前去结婚，转过身来面向观众。

沈　德　我碰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本来，当我跨出店门的时候，是兴高彩烈、满怀希望的；不料，地毯店的老板娘竟站在街上等着我，哆嗦地对我说，她的老伴因为借了钱给我而忧虑不安，以致病倒了。她希望我无论如何现在就把钱还给她。我当然答应了。她即刻就感到宽慰，两眼泪汪汪地向我表示最美好的祝愿，还请我原谅，因为他们俩对我表哥、甚至对杨逊都不够信任。当她离开时，我对自己感到如此震惊，不得不在台阶上坐下。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又投入了杨逊的怀抱。他的说话，他的爱抚，我是无法抗拒的。他对崔达说的那些不逊之言，沈德是不介意的。当我跌入他的怀抱时，我还想到，神仙也要我照料好自己啊。

不扭伤别人，也不亏待自己，
让大家幸福，也叫自己舒适，

这就是好人的为人处世。

我怎能一干二净地忘掉这两位善良的老人呢！杨逊仿佛是刮向北平的小台风，把我的店和我的朋友通通都刮光了。不过，他并不算坏，而且还爱我。有我在他身边，他不会做任何坏事。至于男人之间拉扯的一些话，则是无关紧要的。无非是逞能耍威风，显示他磨炼得特别的坚强罢了。如果我告诉他，那两位老人没钱缴税，他一定会理解的。他想靠损人缺德的办法去弄飞行员的职位，还不如到水泥厂去找个工作。不过他对飞行是兴致勃勃的。我有可能唤起他的天良吗？我现在前去结婚，又高兴，又害怕。

〔她迅速走开。

6

郊区小饭馆的邻室

〔堂倌给参加婚礼的来宾斟酒。沈德旁边站着祖父、弟媳、侄女、邢氏和失业工人。一个和尚孤零零地站在屋角。杨逊在前面和他母亲杨太太说话。他穿着一身普通礼服。

杨　逊　有点不妙，妈妈。刚才她认真地跟我说，她不能够为了我把店卖了。有的人要求她不要卖，是因为他们借给她了二百块钱，就是她给你的那二百块。不过据她表哥说，这笔钱并没有立下字据。

杨太太　你怎样回答她？你可以说，这样就不跟她结婚嘛。

杨　逊　跟她说这些话根本没有用，她很执拗，我已派人找她的表哥去了。

杨太太　但是这个人希望她跟理发师结婚。

杨　逊　这个婚姻已经被我拆散了。理发师吃了一肚子的醋。她表哥一下子就明白了：如果我不把二百块钱拿出来，那间店就完蛋了，就会被债主没收；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再弄三百块，我求职的事也吹

了。

杨太太　我到门口去，看看他来了没有。现在你应当到新娘那里去，逊儿！

沈　德　（在敬酒时向观众）我没有把他看错。他好象没有失望的样子。虽然他受到严重打击，不得不放弃飞行的打算，但是他还是满快活的。我真爱他。（向杨逊示意，要他到跟前来）逊，你还没有和新娘碰杯哩。

杨　逊　我们要为什么干杯呢？

沈　德　为将来干杯。

〔他们喝酒。

杨　逊　到将来，做新郎的就不用向人借礼服了。

沈　德　不过做新娘的上衣有时还得被雨淋。

杨　逊　祝我们一切都称心如意吧！

沈　德　祝这一切马上应验！

杨太太　（在下场时向邢氏）我为我的儿子高兴。我经常叮嘱他，他想娶哪一个，就可以娶那一个。为什么？因为他学过技术，会开飞机。而他现在对我怎么说呢？他说，妈妈，我是出于爱情结婚的。金钱不是一切。这是爱情的结婚！（向弟媳）这应当是对的吧，不是吗？不过，做母亲的是很难想得通的，很难。（回过头来喊和尚）请不要过于简短。如果结婚典礼的时间能象我们讨价还价的时间那样长，那么这个仪式就够体面的了。（向沈德）我们

当然应该再等一会儿，孩子。还有一个最尊贵的客人没有到。（向所有人）对不起，诸位。（下）

弟　媳　只要壶里有酒，谁都乐意等。

〔他们坐下。

失业工人　反正误不了什么事。

杨　逊　（又大声又诙谐地在来宾面前）在结拜夫妻以前我应当考一考你。大凡仓促决定的婚礼，考一下恐怕不是没必要的。（向来宾）我完全不知道，我娶了一个怎样的老婆。这使我心里很不踏实。比方说，你能够用三片茶叶沏出五杯茶来吗？

沈　德　不能。

杨　逊　这样我就喝不上茶了。假如有块草垫只有一本和尚念的经书那样大，你能够在这上面睡觉吗？

沈　德　成双成对？

杨　逊　单独一个。

沈　德　那可睡不了。

杨　逊　我娶了这样一个老婆，使我深感惊讶。

〔全场大笑。杨太太进来，站在沈德背后，向杨逊摆手，表示没有看见所盼的客人。

〔和尚向她指示他的表。

杨太太　（向和尚）您别这样急嘛。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我看，喝酒的喝酒，抽烟的抽烟，谁也不着急。（对着宾客坐下）

沈　德　不过我们是不是应当谈一谈，将来该怎样安排？

杨太太　嘤，今天一句也不要谈那些买卖的事！在喜庆宴会上谈论日常琐事合适吗？

〔门铃响。大家都向门口看，但是没有人进来。

沈　德　逊，你妈在等谁呀？

杨　逊　等一个会使你喜出望外的人。你表哥崔达平时是做什么的？我跟他很谈得来，很投机。他是一个很明智的人！一个有头脑的人！你为什么绝口不提他？

沈　德　不知道。我就是不愿意想起他。

杨　逊　为什么？

沈　德　因为你不应该和他那么投机。如果你爱我，就不能喜欢他。

杨　逊　那就让他见三个鬼去吧！一个是断绝关系鬼，一个是大雾鬼，一个是抛锚鬼。喝吧，你这个固执的人！（一定要她喝）

弟　媳　（向邢氏）气氛有点不对头。

邢　氏　这出乎你的意料吧？

和　尚　（果断地向杨太太走去，手里拿着钟）我非走不可了，杨太太，我还得去办另一个婚礼。明天一早还有一件丧事。

杨太太　您以为把客人全都推出去，我心里会好受吗？希望喝完这壶酒就可以开始。您看，这就快完了。（大声向沈德）沈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表哥还不来？！

沈　德　我表哥？

杨太太　是的，孩子，我们等的就是他。我是个老脑筋，认为新娘的近亲无论如何要参加婚礼。

沈　德　哦，是不是因为那三百块钱，逊？

杨　逊　（连看都不看她）因为什么，你不是听见了吗。她是个老脑筋。我得照顾一下这个脑筋。我想，再过一刻钟他还不来，就说明他确实是给那三个鬼抓去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杨太太　也许诸位都已经知道，我儿子就要去驾驶邮政飞机了。我很高兴。到时候薪水可多了。

弟　媳　在北平，是吗？

杨太太　是的，在北平。

沈　德　逊，你应该告诉你母亲，北平的事吹了。

杨　逊　这个，你表哥会告诉她，如果他的看法跟你一样的话。在你我当中，我是不这样看的。

沈　德　（惊讶地）逊！

杨　逊　我多恨这个四川啊！而这又是一个什么城市啊！你知道吗？当我半睁着眼睛的时候，我把这里的人都看作是什么东西？看作是老畜生。飞机来了，他们便伸长脖子忧虑重重地喃喃自语：是什么东西象雷公一样在天上过去？不是吗，谁也不再需要他们了？不是吗，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只能在这个畜生的城市里狗咬狗，互相残杀！唉，这里哪有出路！

沈　德　但是我已经答应了，把钱还给那两位老人。

杨　逊　这个话你已经跟我说过。而你总是做这样的傻事，你表哥来了就好了。你就可以喝你的酒去，把生意上的事务交给我们！我们准能解决问题。

沈　德　（大吃一惊）但是我表哥不能来了！

杨　逊　这是什么意思？

沈　德　他已经离开这里了。

杨　逊　那你对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呢，能不能说说？

沈　德　我想，你手上还有二百块钱，我们明天就可以拿去还给他们。这样就能保住好几百块钱的香烟。然后将这些烟全都运到水泥厂门口去卖，因为我们还没有钱交付半年的店租呢。

杨　逊　忘掉这个吧！赶快死了你这条心吧，婊子！让我杨逊，让我这个飞行员站在大街上向水泥厂工人拍卖香烟，呸！这二百块钱我宁可一夜之间把它花光，宁可丢到河里去！你表哥是认识我这个人的。他跟我说好了，结婚的时候他带三百块钱来。

沈　德　我表哥不可能来了。

杨　逊　但是我想，他不能不来。

沈　德　我在哪儿，他就不能在那里。

杨　逊　真玄乎！

沈　德　逊，你应当知道，他不是你的朋友。我才是，我才爱你。我表哥崔达不爱任何人。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不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原先同意你将两位

老人的钱拿去，是因为他想为你谋求飞行员的职位。但是他决不会为了我们的婚礼给你奉上三百块钱。

杨　逊　为什么？

沈　德　（审视着他）他说你只买了一张去北平的车票。

杨　逊　是的，昨天只是买了一张。但是今天他再来看看！（从上衣口袋里将两张纸条拔出一半）老母亲就不必看了。这就是两张到北平的车票，我一张，你一张。你还认为你表哥会不同意我们结婚吗？

沈　德　不。这个职位不错。就是我的店没有了。

杨　逊　为了你，我把家具都卖了。

沈　德　别再说了！你给我看的并不是车票！我觉得太可怕了。要我跟你一块去，这好办。但是，逊，那三百块钱我是不能给你了。给了你，那两位老人怎么办？

杨　逊　那我怎么办？（顿歇）你还是喝酒吧。你如果不喝，就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是吗？我不喜欢这样的老婆。我喝了酒还照样开飞机。你呢，喝上两口就稀里糊涂连我也不能理解了。

沈　德　别以为我不理解你。你不就是想飞吗？可惜我不能够帮助你。

杨　逊　你这不等于在说："这里有一架飞机，亲爱的，但是它只有一个翅膀！"

沈　德　逊，既然我们不能光明正大地去谋求北平的职位，

你拿去我的二百块钱我还要用。逊，这就给我！

杨　逊　“逊，这就给我！”你到底是说什么呀？你是我的老婆不是？你这么说，就是对我不忠诚，知道吗？为了幸福，也是为了你的幸福，现在就由不得你了，因为一切都已经说好了。

杨太太　（冷冰冰地）逊儿，你相信新娘的表哥会来吗？他不来，便几乎可以说明，他是不大赞成这个婚姻的。

杨　逊　你想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和他就象一个人一样，同心同德。他要是赶快来，为他的朋友做男傧相，那我会把门开得大大的，让他一眼就看见我们。（走过去把门踢开。接着又回来。由于已经喝得太多，有点踉跄地重新回到沈德身旁坐下）我们等吧。你表哥比你理智。他说得很明智，爱情是生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对你来说，爱情便意味着既丧失烟店，又失去婚姻。

〔大家都在等候。

杨太太　这会儿该来了！

邢　氏　完全是丑事一桩。我们可以感觉到，也可以闻得到。新娘盼望举行婚礼，而新郎却盼望着表哥。

杨　逊　表哥先生真是不慌不忙啊。

沈　德　（低声地）嗳，逊！

杨　逊　我坐在这里，口袋里装着两张车票，旁边坐着一个不会算账的傻姑娘　我看总有一天你会把警察带

来，向我要回那二百块钱。

沈　德　（向观众）他很坏，还要我也跟着他学坏。此刻我对他情火中烧，他却在等待表哥。幸好坐在我周围的人，不是受侮辱受损害的妇女，就是老伴病倒的老太太，或者是天天早上在门口等候施舍的穷哥儿们。只有一个是陌生的男人，他来自北平，正在为他的职位操心。他们全都信赖我，护着我。

杨　逊　（凝视着玻璃酒壶，里面的酒快完了）盛着酒的玻璃酒壶就是我们的时钟。我们都是穷人，等客人把酒一喝光，这架钟就永远不走了。

〔杨太太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说话，因为又听见了脚步声。

堂　倌　（进来）再来一壶吧，杨太太？

杨太太　不要了，我想够了吧。酒这个东西就会使人火烧火燎的，不是吗？

邢　氏　况且很贵。

杨太太　我一喝酒就出汗。

堂　倌　是不是可以请付账了呢？

杨太太　（听而不闻）诸位，请耐心再等一会儿，这位亲戚一定已走在半路上了。（向堂倌）别打扰我们的喜事！

堂　倌　不付账不能走啊。

杨太太　但是你们是认识我的！

堂　倌　那也得付账。

杨太太　当今时代象这样招待顾客，还真没听说过！逊，你对这个事有什么要说的吗？

和　尚　我告辞了。（在坐的人震动，下）

杨太太　（绝望地）请大家耐心等待！和尚一会儿就回来。

杨　逊　算了吧，妈妈。诸位，和尚已经走了，我们就不再挽留你们了。

弟　媳　来，公公！

祖　父　（郑重其事地干了一杯）为新娘干杯！

侄　女　（向沈德）您不要见怪他，他的心还是挺好的。他也喜欢您。

邢　氏　真丢人！

〔所有宾客下。

沈　德　我也走吧，逊？

杨　逊　不，你等一下。（死死地拽住新娘的礼服，使得他歪着身子坐着）难道这不是你的婚礼吗？我们仍然在等，老太太也还在等。她总是巴不得这个雄鹰飞翔在云天里。但是我现在却几乎相信，要等到永无的圣日，她才有可能走出门口，听见她儿子的飞机象雷公一样掠过她的头顶上空了。（好象宾客还没有走似的，对着无人的座位）先生们，女士们，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啦？您们今天很不满意吧？婚礼还要稍为推延一下，一是因为恭候的一位重要亲戚还没有来，二是因为新娘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为了给诸位解点闷儿，我这个新

郎想给大家唱个歌儿。

〔他唱：

《永无的圣日之歌》

谁人睡过穷摇篮，他就听人传诵过：
有一天，
穷娘养的穷小子，金銮殿上把龙位坐。
这就是永无的圣日。
　　在永无的圣日里
　　他金銮殿上把龙位坐。

这一天，好事值得做，好人值得夸，
坏人脑袋要开花。
有劳就有得，人人笑哈哈，
携礼相庆贺，到处又吹又打。
　　在永无的圣日里，
　　携礼相贺又吹又打。

草儿朝下指青天，
河里石头往上翻。
世上尽好人，
不用谁多干，天堂到人间。
　　在永无的圣日里
　　天堂来到人世间。

你当大将军，

我当飞行员。

赋闲男子有工做，

贫穷妇女得安闲。

　　在永无的圣日里

　　贫穷妇女得安闲。

不可能继续苦等，

这故事也算说完，

七、八点钟夜幕刚临，

已经是鸡鸣头遍。

　　在永无的圣日里

　　直等到鸡鸣头遍。

杨太太　他不会来了。

〔三人坐下，其中两人老向门口看。

楔　　子

卖水人过夜藏身之地

〔卖水的老王又梦见了神仙。他在读着一本大部头的书时睡着了。音乐起。

老　王　太好了，神明，你们来了！请让我提出一个使我深感不安的问题。有个和尚，原先住在一间茅屋里，现在到水泥厂当小工去了，茅屋也倒了，我在那里找到了一本书，其中有一处写得很离奇。我现在一定得把它念一下。喏，它就在这儿。

〔他把原来读的书放在怀里，现在他在这本书的上空用左手翻着一本想象中的书，然后把它举得高高的，并宣读起来，那本真正的书则放着不动。

老　王　"在松县有个地方叫做荆棘坪。坪上长着梓树、柏树、桑树……这些树，围粗一两拃的，平民百姓砍去做狗笼，树三四尺的，乡绅老财砍去做棺材，围粗七八尺的，达官贵人砍去造别墅、做横梁。哪一棵也甭想尽其天年，全都夭折在斧锯之下。这就是有用之材的厄运。"

神仙丙　而且好象是愈优秀的人就最没有用场。

老　王　不，是最走运的人才最没有用场，因为最走运的人就是最坏的人。

神仙甲　这些都写在书上！

神仙乙　卖水的，这个比喻为什么使你这样不安？

老　王　这都是因为沈德，神明！她为了恪守博爱的准则，结果失去了爱情。她对这个世界也许好得太过分了，神明！

神仙甲　胡说！你这个软弱可怜的人！你就会捉虱子和怀疑，这也许就占去了你的半生！

老　王　是的，是的，神明！请原谅！我不过心里想想，你们也许可以过问一下。

神仙甲　绝对不行。我们二位（指着眼皮被打紫了的神仙丙）昨天过问了一场争吵，你瞧，被打成什么样子！

老　王　那就得再把他表哥叫来。根据我切身的体会，他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不过，恐怕他也不顶事。看来这间店已经保不住了。

神仙丙　（不安地）我们也许可以再帮她一下吧？

神仙甲　我的看法是，她应当自力更生。

神仙乙　（严厉地）好人表现得越好，他的境况就越糟糕。百炼成钢啊！

神仙甲　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

神仙丙　我们寻找好人很不顺利。虽然在这里或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善良的苗头，可喜的想法，或者一些

高尚的原则，但是全都不能算是好人。我们在路上碰见的一些好人则又是失去了人的尊严的人。(亲昵地)最糟糕的是住宿，你看我们身上粘着的稻草，便知道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了。

老　王　我还想说一句，那你们可不可以至少……

众　仙　什么都不行，我们只是观察，不管别的。我们坚信，在这个黑咕隆咚的世界上，我们的好人还是认得出路的。——担子越挑越重，力气便越来越大。——卖水的，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会体验到，一切都会得到一个好的……

〔神仙的形象逐渐模糊，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7

沈德烟店后院

〔在一辆车上放着一些家具，沈德和邢氏从晒衣绳上收下衣服。

邢　氏　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拿出匕首，张开牙齿，拼命保住您的店。

沈　德　怎么保呀？我现在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了。我借了两位老人的二百块钱今天一定要还，而借来的钱又全都给了别人，所以不得不把烟卖给梅珠。

邢　氏　这下全都完了！丈夫，没有了！烟，没有了！住的，也没有了！因为有些人要比我们这号人过得舒坦一些，所以我们就得遭灾。现在您打算怎样过日子？

沈　德　我不知道，替人家筛选烟叶，分出好次，也许能挣几个钱。

邢　氏　这里怎么会有崔达先生的一条裤子？他离开的时候想必是光着屁股走的。

沈　德　他还有别的裤子。

邢　氏　哎，您不是说他永远不回来了吗？

沈 德 他大概不要了。

邢 氏 那就不必把它包进去了吧？

沈 德 不，还是包进去吧。

〔石富先生进来。

石 富 您不必开腔。我全都知道了。那两位老人相信您，借钱给您；您为了他们不致于破产，竟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在我们这个城市，谁也不敢相信别人，一个个幸灾乐祸，所以人们把您称做“郊区的观音娘娘”是不无道理的。您的未婚夫不能学习您的崇高品质，您便离开了他。然而，您现在要关闭的这间店是多少人的避难所啊！我哪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每天早上我都看见，在您门口聚集着一群穷苦而又孤独的人，您给他们施饭发粥，难道这样的好事不做了吗？这样的善举就此结束了吗？要是我对您的慈善事业能够略尽绵薄，那该多好啊！不，您不必开腔！我不要担保。如果您愿意接受我的援助，那也不必许下任何诺言！不过，（掏出一个支票本，签了一张，给她放在车上）这里给您签一张空白支票，您想支多少就支多少吧。我这就走开，静悄悄地走，不张声色地走，踮着脚尖儿走，对您没有任何要求，只是满怀着崇敬和无私的心情。（下）

邢 氏 （审视着这张支票）您又有救星了！象您这样的人真走运！总有傻瓜找上门来。但是现在就要当机

立断！赶紧，写它一千块，等到他清醒过来，我早已帮您到钱庄取钱去了。

沈　德　请把衣篮放到车上去吧，洗衣服的钱，没有这支票我也付得起。

邢　氏　怎么？您不要这张支票？这简直是罪过！是不是怕用了人家的钱就得嫁给人家？您太傻了。这样一个人还不好糊弄？让他发泄发泄就是了嘛。难道您还在想守着您那个飞行员？整条黄色胡同，甚至我们全区，都已经知道，他对您很不好。

沈　德　一切烦恼都因穷啊。（向观众）

他一睡觉鼓腮帮，不是窝火就生气。

展他衣衫对光照，穿过破洞见墙壁。

见他奸笑我害怕，但是

见他鞋子破，更加心爱伊。

邢　氏　您，您还为他辩护？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疯的人。（生气地）您离开我们这个区，我才可以松一口气呐。

沈　德　（收衣服时有点儿打晃）我有点儿晕。

邢　氏　（接过她的衣服）您直腰或猫腰的时候经常头晕吗？上天保佑，这不会是什么小东西在作怪！（笑）那个人真有两下子，您有喜了！如果真是这样，这张巨额支票就用不上了！对这样的机会他是没有想到的。

（拿着一个篮子到后面去）

〔沈德一动不动地目送着她。然后她审视自己的身子，再摸一摸肚皮，顿即喜上眉梢。

沈　德　（轻声细气地）嗨，有喜了！在我身上产生了一个小生命。虽然别人还看不见，但是他已经在这儿。这个世界在悄悄地等待着他，各个城市已经有人在说，现在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人。（向观众介绍她的小男孩）一个飞行员！

欢迎一个新的英雄到人间！

他将飞越群山与荒原

飞越无径穷沙漠，

把佳音信息送给万户千院！

（开始踱来踱去，手里牵着她的小男孩）来，小乖乖。这个世界在注视着你。这里来，这是一棵树。向它鞠个躬，向它敬个礼。（鞠躬示范）好，现在你们相识了。听，卖水的打那边来了。他是一个朋友，和他拉拉手。不用担心。“请给我儿子来一杯新鲜水，要热的。”（给儿子一个杯子）哎呀，警察！躲开他。我们到富翁费先生的花园里去，也许可以摘几个樱桃。在那里，不要被人看见。来，没有爸爸的孩子！噢，你也想吃樱桃！慢点，轻点走，我的心肝宝贝儿！（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老是掉转头来向后面察看）别走了，这里的小树丛可以藏身。不，看情况，你不能直奔那里。（他好象在拽她去，她不去）我们要冷静。（突然让步）好吧，直

奔樱桃树去吧……（把他高举）够得着樱桃吗？扔到嘴里去，哦，它们巧妙地藏在那里。（他往她嘴里塞了一个，她吃下去）真好吃。警察，你见鬼去吧。现在我们赶快跑（他们逃走）。嘿，到了街上了，这下可以安心了。走慢点，免得受人注意。要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做过一样……（一面带着小孩散步，一面唱）：

李子无端又无理，
飞身直扑流浪儿；
幸亏这人眼手快，
一把接住扔嘴里。

〔卖水的老王进来，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小孩惊奇地望着沈德。

沈　德　（听见老王的咳嗽声）啊，老王！你来啦。

老　王　沈德，我听说了，你很糟糕，为了还债连店都卖了。但是这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孩。他在屠宰场里转游。看样子象是木工林铎的小孩。前些日子，林铎失去了他的作坊，于是便成天喝酒。他的一堆小孩便饿着肚子东跑西闯。怎么搭救他们好呢？

沈　德　（接过他手中的小孩）来，小家伙！（向观众）

喂！这是一个求宿的小不点儿。
明天的主人在央求，让他过今天！
我的新英雄和他是朋友，
也为他说情求援。

(向干)他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石富的棚屋里。我也可能搬到那里去。我自己可能有小孩了。但是不要把话传出去，否则就会传到杨逊的耳朵里，他这个人并不需要我们。到下城去找一下林铎，请他到这里来一趟。

老　王　谢谢，沈德。我早就知道，你身上会有什么了。(向小孩)瞧，好人总是有办法的。我得赶快叫你爸爸去。(欲走)

沈　德　嗳，老王，我现在才想起来，你的手怎么办呢？我是想对你遵守誓言的，但是我表哥……

老　王　你甭管我的手了。你瞧，我已经学会不用右手也能对付过去了。我几乎用不着这只手了。(给她表演，不用右手也能使用他的工具)你看，就这么办。

沈　德　但是不能让它僵硬了！把这辆车拉去，连车上的东西全都卖掉，用卖得的钱去看病。我很羞愧，我使你这样失望。现在我又在使用理发师的棚屋，这又要勾起你的心事！

老　王　在那里，流离失所的人，还有你自己，可以栖身，这总比我的手重要得多。现在我走了，去把木工找来。(下)

沈　德　(向着他喊)要答应我，和我一道去医生那里！

〔邢氏回来，不停地向她招手。

沈　德　有什么事？

邢　氏　这辆车和车上的东西是您剩下的全部财产，这您也要送给别人，您疯啦？他的手和您有什么相干？如果理发师知道了，那您唯一可以得到的住处也会保不住，他会把您赶出去的。我的洗衣钱您还没有给呢！

沈　德　您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呀？

催同类，逼同类，这就轻易不费力？
气贪心，恼贪心，他们的额筋也发胀。
把手一伸，把物接下，当然容易，
但要贪心抓住它，就得费力气。
送这，送那，这是多大的引诱啊！
不过，但是，友好交往才惬意！
好话顺嘴溜出来，
聊当愉快一叹息。

〔邢氏愤怒地走开。

沈　德　（向小孩）这里来坐，等你爸爸来。（小孩坐在地上）

〔院子里来了一对夫妇，他们在沈德的烟店开张那天来过。两夫妇拖着两大包东西。

老汉妻　哦，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吗，沈德？

〔沈德点头，她便把她的侄子叫进来，他也带着一包东西。

老汉妻　你表哥呢？

沈　德　他走了。

老汉妻　还来吗？

沈　德　不来了。我的店不开了。

老汉妻　这我们知道了。要不然我们还不会来找你哩。这是几包烟叶，是人家还给我们的。现在想劳你的驾，在你搬家的时候顺便捎走。这东西我们无处可放，放在大街上嘛，又太显眼。我看，早些日子，我们曾在你的店里触过霉头，现在请你帮这点小忙，你不会不肯的吧。

沈　德　我乐意帮这点忙。

老　汉　如果有人问你，这些东西是谁的，你就说是你的。

沈　德　会有谁问我呢？

老汉妻　（机警地看着她）比方说，警察。他们总是对我们有成见，而且巴不得我们家破落得精光。你看，这些东西搁在哪儿合适？

沈　德　我还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合不合适做这些可能会坐班房的事。

老汉妻　对你来说，这件事是无所谓的。但是对我们说来，如果连这几包破烟也失去了，那我们保存下来的全部家产便完蛋了！

〔沈德执拗地沉默着。

老　汉　请您为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可以将这些烟做资本，开个小工厂，这样，我们就可以恢复家业了。

沈　德　好吧，我愿意替你们保藏，暂时就放到后屋里去吧。

〔她和他们一块儿进去。小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进去以后，胆怯地四处张望了一下，便溜到垃圾桶去，在里面捣腾，寻找吃的。当他开始拣出来吃的时候，沈德和那三个人出来了。

老汉妻　你很明白，我们现在全靠你了。

沈　德　明白了。（看见小孩拣垃圾吃，愣住了）

老　汉　我们后天就去理发师的房子找你。

沈　德　你们快点走吧，我不太舒服。

〔她把他们推走。三人下。

沈　德　这孩子饿极了，到垃圾箱里拣东西吃。

〔她把小孩扶起，随即发表议论，以表达她对穷孩子的命运的惊骇。一边说，一边向观众指着小孩苍白的小嘴。同时表达了她的决心：对她自己的孩子决不能如此冷酷。

啊，我的儿子，我的飞行员！
你将要到哪个世界去？
他得吃垃圾，你呢？
诸位，看看这张苍白的小嘴！（指着小孩）
想想您自己，怎样待孩子！
不幸的人们，亲生骨肉不怜悯？
也不怜自己？
我至少，保卫我的小宝宝，
并为此，变成猛虎与雄狮。
一见这孩子，决心霎时下，

至少，至少，要救我儿子，
不救出，我决不罢休，
不救出，我谁也不怜惜。
我上过风尘学校，
耍拳弄脚，尔虞我诈，无不通晓。
为了儿子，总算没有白学这一套。
对我心肝儿，我心一片好。
对待别人，必要时我是毒蛇加猛兽。
眼下之时正必要。

〔她下，去化装表哥。

沈　德　（在下去时）他还得来一次，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带着崔达的裤子）

〔刚回来的邢氏好奇地目送着她下。弟媳和祖父进来。

弟　媳　烟店倒闭，家什搬到院里来了！这就是下场！

邢　氏　这就是水性杨花、放浪不羁的报应，也是自私自利的报应！现在到哪儿去？这下还不受罪！只能到理发师的窝棚里去，到你们那里去了！

弟　媳　那会使她吃惊的！我们就是向她诉苦来的！地板破破烂烂，还尽是又潮又湿的老鼠洞！理发师让我们去住，是因为他在里面放的肥皂发霉了。他对我们说："给你们地方住，还说三道四！"我们就对他说："真不害臊！"

〔失业工人进来。

失业工人　听说沈德搬走了，真的吗？

弟　媳　真的。不过她想偷偷地搬走，不让别人知道。

邢　氏　搞得倾家荡产，她有点不好意思。

失业工人　（激动地）她应该把表哥喊来！你们大家也应该劝她把表哥喊来！唯独他还有点办法。

弟　媳　你说得对！她表哥这个人是够吝啬的，不过，无论如何他能够为沈德挽救回这间店，有了店，沈德便能够施舍。

失业工人　我倒不是为我们着想，而是为她着想。但是即使为我们着想，也应该把表哥喊来。

〔老王同木工进来。木工手牵着两个小孩。

木　工　我对您真是不胜感激！（向其他人）我们可能有地方住了。

邢　氏　哪里？

木　工　在理发师的房子里。幸亏我的小丰。啊，你就在这里！沈德小姐一见这个小鬼就说："这是个求宿的。"于是即刻就为我们弄了个住的地方。来谢谢哥哥！听见没有，你们两个？

〔木工和两个小孩都愉快地向小丰鞠躬。

木　工　我们也多谢你们，同是找住的人们！

〔崔达进来。

崔　达　诸位，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失业工人　崔先生！

老　王　您好，崔先生。没想到您回来了。这是您认识的

木工林铎。沈德小姐答应他，为他在理发师的房子里找个住的地方。

崔　达　石富先生的房子没有空闲的了。

木　工　那我们就不能到那里去住了，是吗？

崔　达　是的。这些房子已派了别的用场。

弟　媳　这么说，我们也得离开罗，是不是？

崔　达　恐怕是。

弟　媳　但是我们上哪儿去？

崔　达　（耸了耸肩）沈德小姐走了。据我对她的了解，她并不是想对你们完全撒手不管。不过今后凡事都要理智一些。白给白送的施舍应当停办。但仍让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机会，诚实做人，勤劳发家。沈德小姐已经决定，让你们都有工做。现在你们不论是谁，跟我到石富先生的房子里去，都不会一无所得。

弟　媳　是不是说，现在我们都得为沈德做工？

崔　达　是的。让您们做香烟。后屋里有三捆货物。去取出来吧！

弟　媳　请您不要忘了，我们自己以前是烟店的主人。我们现在宁可为我们自己做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烟叶。

崔　达　（向失业工人和木工）你们是没有自己的烟叶的，也许愿意为沈德做工吧？

〔木工和失业工人挺不愿意地走进后屋。女房东

来到。

女房东　哎，崔先生，卖店的事怎么啦？我这就带了三百块钱来。

崔　达　梅女士，我不想卖了，决定和您签订租约。

女房东　怎么回事?!突然间又不为飞行员筹钱了。

崔　达　不筹了。

女房东　那您有钱付房租吗？

崔　达　（从装家什的车上拿出理发师的支票，填上数字）我这里有一张一万元的支票，是石富先生签发的。他对我的表妹很感兴趣。请放心吧，梅女士！到不了晚上六点钟，半年的店租二百块钱一定给您。就这样吧，对不起，不能奉陪，我得继续工作了。今天很忙，请多多原谅！

女房东　哦，原来石富先生接替了飞行员！哎呀，一万块！不过，崔先生，今天的年轻姑娘动不动就转心变卦，作风轻佻，我怎么也看不惯。（下）

〔木工和失业工人搬运烟叶。

木　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为您搬烟叶。

崔　达　这个，我倒不难明白。您那个呆在这里的儿子胃口挺好。他要吃饭，老兄。

弟　媳　（审视着这几个烟捆）我的大伯子他们来过这里吗？

邢　氏　来过。

弟　媳　反正不会错。我认得这些烟捆。这是我们的烟

叶。

崔　达　您最好小声一点。这分明是我的烟，它放在我的房间里，这是您亲眼看见的。而且，如果您有什么怀疑，可以到警察局去弄个清楚。您想去吗？

弟　媳　（生气地）不想。

崔　达　看样子您并没有自己的烟。如果是这样，您也许不会拒绝沈德小姐对您的援救吧？请行个好，现在告诉我，到石富先生的房子去，该怎么走。

〔崔达牵着木工最小的孩子下，木工和他的另外两个小孩，弟媳、祖父、失业工人跟着下。弟媳、细木工和失业工人拖着烟捆。

老　王　他不是坏人，不过沈德才是好人。

邢　氏　搞得我莫名其妙。晒衫绳上不见了一条裤子，而表哥穿的就是那条。这里准有什么奥妙。我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奥妙。

〔进来两位老人。

老　头　沈德小姐不在吗？

邢　氏　（挡驾地）不在。

老　妪　奇怪，他本来说是要给我们送来的。

老　王　（痛苦地瞧着他的手）她还说要帮助我呢。我的手就要僵硬了。她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表哥总是呆不长的。

邢　氏　对。难道不是吗？

楔　子

老王的住处

〔音乐。老王在梦中向神仙报告他的忧虑。神仙们还在继续周游。他们显得很疲倦。在行进中突然止步，转过头来向着老王。

老　王　神明，你们显灵把我唤醒了，在这以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亲爱的姐妹沈德在河边的芦苇荡里，在人们自杀的地方，境况非常困苦。她从那里奇奇怪怪，一摇一晃地走来，伸着脖子，好象拽着一件柔软而沉重的东西，使得她在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喊她，她答应我说，要把一大捆上天的准则送到对岸去，不能把这些文件弄湿了，否则就看不清了。不过我得说明，在她肩头上我根本就看不见什么东西。然而我却吃惊地想到：当你们窘迫得无处投宿的时候，她曾留你们住宿，为了感激她，你们赞扬过她的高尚品德。唉，真丢人！幸好我相信，我对她的关心你们是理解的。

神仙丙　你有什么建议呢？

老　王　神明，我希望稍微减少一些上天的准则。在这艰

难的时代，那怕将这一大捆上天的准则略微减轻一点，也是好事。

神仙丙　那你举点例子吧，老王，有例子吗？

老　王　比方说，只要求好心，而不讲爱情，或者……

神仙丙　这就更难办了，你这个倒霉鬼！

老　王　或者只要求合理，而不讲正义。

神仙丙　这就更麻烦了！

老　王　或者一味要求随波逐流，而不讲荣誉。

神仙丙　这也同样麻烦，你这个多疑的人！

〔神仙们步履艰难地继续周游。

8

崔达的烟厂

〔崔达在理发师的棚屋里办起了一个小烟厂。在拥挤不堪的厂房里蹲着好几家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其中有弟媳、祖父、木工和他的几个小孩。

〔台前出现杨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儿子杨逊。

杨太太　（向观众）我要告诉您们，由于我们尊敬的崔达先生的聪明智慧和严格要求，我的儿子杨逊已经由一个堕落的人变成一个有益的人。全区都知道，崔达先生在畜圈附近开了一个烟厂，厂子不大，但是生意兴隆的。所以在三个月前，我领着我的儿子去探访过崔达先生。他没让我等多久就接见了我们。

〔崔达从工厂出来，向杨太太走去。

崔　达　杨太太，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杨太太　崔先生，我想向您为我的儿子说个情。今天早上警察到了我们家，告诉我们，您以沈德小姐的名义对杨逊提出了控告，说他撕毁婚约，又骗走钱财二百银元。

崔　达　完全正确，杨太太。

杨太太　崔达先生，看在神仙的面上，可不可以在法律面前再开个恩？钱已经没有了。求职的事吹了以后，不到两天他就把钱挥霍掉了。我知道，他是个流氓无赖。他把我的家具也卖掉了。而且还打算不带他的老母亲到北平去。（哭）沈德小姐本来很看重他。

崔　达　杨逊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杨　逊　（忧郁地）我把钱花光了。

崔　达　杨太太，由于某些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我表妹老是偏心您这个堕落的儿子，因此我决定再考验他一下。沈德对我说，希望杨先生能够通过诚实的劳动改过自新。他可以就在我的厂里工作。那二百块钱可以分期地从工资中扣还。

杨　逊　这岂不是不蹲班房，就得困厂房吗？

崔　达　这由您选择。

杨　逊　我大概不可能再跟沈德商量了吧？

崔　达　是的。

杨　逊　那让我干什么活？

杨太太　太多谢您了，崔先生！您真厚道，神仙一定会保佑您。（向杨逊）你过去离开正道，走上了邪路。现在应该试试看，通过诚实的劳动，能够重新对得起妈妈。

〔杨逊跟着崔达进入厂房。杨太太走回前台。

杨太太　（向观众）进厂的头儿个星期对杨逊可是够受的。做的工作不合心意，又难得有机会显示才干。半个月以后发生了一件小事，这才帮了他的忙。他和以前的木工林铎负责烟捆。

〔杨逊和林铎每人拖着两个烟捆。

林　铎　（气喘吁吁地突然停步，将屁股往烟捆上一蹲）我干不了了。干这种活，我的年岁太大了。

杨　逊　（也坐下）你为什么不干脆把烟捆扔下不管呢？

林　铎　那我们靠什么过活呢？为了活命，我甚至不得不把我的小孩子也叫来一块儿干活。要是沈德小姐瞧见我们就好罗！她是好人。

杨　逊　她不是最坏的人。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凄惨，我和她也许已经很愉快地会面了。我很想知道，她现在究竟在哪儿。我们还是继续干吧。老板习惯在这个时候来查看。

〔他们站起来。

杨　逊　（看见崔达来了）你的烟给我来一捆，瘸子！（把林铎的一捆烟也扛上）

林　铎　多谢！的确，如果她现在就在这里亲眼看见您帮助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马上就会喜欢您的。的确是这样！

〔崔达进来。

杨太太　（向观众）崔达先生一眼就看见了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好工人。现在他要过问了。

崔　达　你们站住！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只扛一捆？

林　铎　我今天有点儿累，崔先生，而杨逊这个人又真够朋友，他帮我……

崔　达　朋友，给我转回去再加上两捆。杨逊能扛多少，你也能扛多少。只不过杨逊有良好的意愿，你没有就是了。

杨太太　（当林铎往肩上再加两捆的时候，向观众）对杨逊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崔达先生心里有谱。在下星期六发工资的时候……

〔摆好一张桌子，崔达带着一袋子钱来。发钱的时候在他旁边站着一个督工——原来的失业工人。杨逊向前领钱。

监　工　杨逊，六块钱。

杨　逊　对不起，您搞错了，是五块，只有五块。（从监工手里拿过工资册来查看）您看，把我的工作天数记错了，这里记六天，但是我只工作了五天，因为有一天我到法院去了。（假仁假义地）不应该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也不要，尽管工资微薄不堪！

监　工　那就五块！（向崔达）这是少有的事，崔先生！

崔　达　怎么会把五天记成六天的呢？

监　工　这是我把事实记错了，崔先生。（向杨逊，冷漠地）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崔　达　（把杨逊叫到一边）近来我发现你这个人很有气力，而且很卖力为工厂干活。今天我发现你还是

一个诚实的人。监工出错、厂方吃亏的事经常发生吗？

杨　逊　他在工人当中有熟人，这些人都把他当作自己人。

崔　达　这我明白。好心必有好报嘛，您想捞一点外块吗？

杨　逊　不想。不过我也许有必要向您指明，我还是个有知识的人哩。您知道，我受过一些教育。监工能够很好地为工人着想，但是因为没有文化，就不懂得厂方的需要。如果让我试干几天，崔先生，那我相信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的才智对于厂方的价值是远远超过我的那点死力气的。

杨太太　（向观众）这话说得多有胆识！当天晚上我便对我的逊儿说："孩子，你是个飞行员。你应当向人显示，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也能够腾空而起！飞吧，我的雄鹰！"事实上，见过大世面又有才干的人，什么都能创造出来！没有学识的人怎么可能做一个自新的人呢？我儿子在崔达先生的工厂里创造出了真正的奇迹！

〔杨逊叉开两条腿，站在干活的工人后面。他们在头顶上传递一篮烟叶。

杨　逊　你们根本就不是在老老实实地干活！篮子传快一点！（向一个小孩）你可以到地上坐着去，不要在这里占地方！哦，你很适合去把烟压实，对，你到那里去！你们这些懒猪，我们给你们付工资是干

什么的？篮子传快点！见鬼去吧！叫这个老家伙坐到一边去，让他跟小孩子一块儿松烟去！瞧你们现在还偷懒不！从现在起，全都按着拍子干！（以鼓掌为拍节，篮子越传越快）

杨太太　（向观众）没有文化的人虽然把我儿子看作仇人一样，对他攻击谩骂，但是不能阻止他执行他的职责。

〔一个工人演唱《八象开荒》。其他工人跟着合唱副歌。

老爷原有七头象，
又买一头来喂养。
七头不驯老八乖，
老八就把监工当。
快走快走快快走！
咱们老爷开荒山，
掌灯以前要开好，
如今已经是傍晚！

七头顽劣苦开荒.
老爷高骑第八象。
监工成天站着看，
看谁耿得不够量。
快挖快挖别挖慢！
咱们老爷开荒山，

掌灯以前要开好，

如今已经是傍晚！

伐树伐得饿又倦，

七象站着不再干。

老爷怒气暴如雷，

却给老八一盆饭。

如此这般干什么？

咱们老爷开荒山，

掌灯以前要开好，

如今已经是傍晚！

不驯象齿早取下，

唯独乖象长利牙。

七头全打死，老八剩自己，

老爷一边看，一边笑哈哈。

接着挖来接着干！

我的老爷开荒山，

掌灯以前要开好，

如今已经是傍晚！

〔崔达悠哉游哉地转游，叼着一支烟卷向前台走来。杨逊在唱到第三段的副歌时一面笑，一面唱；唱到第四段便击掌当拍，加快速度。

杨太太　（向观众）我们对崔达先生真是感激不尽。他虽然

没有怎么帮忙，但是他仅用他的严格要求和聪明智慧，便把我儿杨逊身上隐藏的长处统统挖掘出来了！崔达先生不象他无人不夸的表妹，只是给杨逊开一些空头支票，而是强迫他去做诚实的工作。和三个月以前相比，杨逊已经是另一个人了。这是您们也许有一天会承认的！古人说得好："贵人若巨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

沈德的烟店

〔烟店已经改为办公室，摆着单人沙发，铺着漂亮的地毯。天在下雨。崔达胖了，他在送别地毯店老夫妇。邢氏愉快地瞧着他们，她穿着新的衣服，令人注目。

崔　达　很抱歉，我说不上她什么时候回来。

老　妪　我们以前借过二百块钱给她，今天我们接到一封信和二百块钱，但是没有写明是谁寄的。我们想，一定是沈德寄来的。我们想给她写封信，她的通信处是在什么地方？

崔　达　很抱歉，这个我也不知道。

老　头　那我们走吧。

老　妪　反正她随时都可能回来。

〔崔达打躬作揖。两位老人怀着迷惘和不安的心情下。

邢　氏　他们的钱您还得太迟了。因为没有钱缴税，他们连店都开不成了。

崔　达　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邢　氏　谁也不乐意找您。他们也许主要是想等沈德回来，因为她们手中没有字据。正当危急关头，老大爷病倒了，老大娘不得不白天黑夜地侍候他。

崔　达　（感到很不舒服，不得不坐下）我又发晕了！

邢　氏　（对他关怀备至）您已经七个月了！千万不要激动。这下您也许会感到，幸亏有我。没有任何人情上的帮助，谁也不行。喏，我准备在您的困难时刻帮您一把。（笑）

崔　达　（虚弱无力地）我可以指望您吗，邢大嫂？

邢　氏　当然可以罗！不过这得花几个钱。把领子解开吧，这样会轻松一点。

崔　达　（悲苦地）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小孩，邢大嫂。

邢　氏　一切为了这个小孩。

崔　达　今后我会胖得很快，这太显眼了。

邢　氏　这不要紧，人家总以为您有了钱发福了。

崔　达　那对这个小家伙该怎么办呢？

邢　氏　您老问这个，天天都问上三遍四遍。甭担心，到时候会找人护理的，花钱找人，要挑多好的有多好的。

崔　达　对。（恐惧地）那人们就瞧不见崔达了。

邢　氏　是的，永远只瞧见沈德了。

崔　达　但是，对城里一些流言蜚语，卖水老王的闲话，人们对这间店的虎视眈眈，该怎么办呢？

邢　氏　只要理发师还蒙在鼓里，就什么也不会丢失。您

喝口水吧。

〔杨逊进来，西装笔挺，带着个商人皮包。他惊讶地看见邢氏抱着崔达。

杨　逊　对不起，也许打扰了吧？

崔　达　（疲乏地站起来，踉跄地向门口走去）明天见，邢大嫂！

〔邢氏一面戴她的手套，一面微笑着下。

杨　逊　手套！哪儿来的？怎么回事？做什么用？这个女人也许想骗您的钱吧？（崔达没有回答）您也会温柔多情呀？奇怪。（从皮包里取出一页公文）看来您的身体怎么也不如从前了。没有原先那样好了。爱发脾气，优柔寡断。生病了吗？您不舒服，生意也遭殃。这又是警察局的一个通知。每次都通知我们要关闭工厂。其理由是，警方规定每个厂房所能容纳的人数，顶多不得超过法定人数的一倍。崔先生，您现在非采取对策不可了！

〔崔达心不在焉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进后屋拿着一个纸袋出来。从纸袋里取出一顶新礼帽扔在写字台上。

崔　达　公司希望它的代表穿得端庄一点。

杨　逊　这大概是为我买的吧？

崔　达　（淡漠地）您试试看看，合不合适。

〔杨逊惊奇地看了一眼便把它戴上。崔达帮他摆弄得当。

杨　逊　我，您的仆人，希望您这回不要又对我支支吾吾。您今天必须找理发师商量新的规划。

崔　达　他提出的条件是无法办到的。

杨　逊　但愿有一天您会告诉我，他提出的是什么条件。

崔　达　（躲躲闪闪地）棚屋就够好的了。

杨　逊　不错，对于在里面做工的那些瘪三来说，的确是够好的了，但是对于烟来说，就不够好了。容易潮湿。我想在开会以前和梅珠谈谈她的房子。有了她的房子，那些臭要饭的，七老八十的，短胳臂缺腿的，就可以通通赶出去了。这些人都不够好。只要在喝茶的时候我轻轻地拍一下梅珠的胖膝头，她的房租就可以减少一半。

崔　达　（严厉地）不能这么干。为了维护公司的声誉，我希望你为人规矩一些，工作时冷静一些。

杨　逊　您为什么这样激怒？是不是因为那些刺耳的风言风语？

崔　达　我才不管那些蜚语谣言呐。

杨　逊　大概又要下雨了。一变天，您就容易激怒，精神忧郁。我倒想知道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老王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我今把水卖，
大雨浇下来；
为了卖点水，
迈步跑长街。

如今高声喊，买水啊！

可是没人睬，

更没人，痛饮狂喝把水买。

杨　逊　这是那个该死的卖水佬。一会儿就会到这里来搬弄是非，教唆煽动。

老王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这个城市再没有好人了吗？在广场边上，在好人沈德住过的地方也没有好人了吗？好多个月以前，天下雨时，她还跟我买过一碗水。那时候她心里甜滋滋的。现在她在哪儿？难道没有人看见过她？也没有人听说过她？有个晚上她进了这座房子，从此就再没有出来过。

杨　逊　我要不要把他的狗嘴堵起来？沈德在哪儿干他什么事！我认为，您不开腔是因为不让我知道她在哪里。

老　王　（进来）崔先生，我再问您一下，沈德什么时候回来。她外出到现在已经六个月了。（崔达不作声）在这期间，这里发生了许多她外出以前没有见过的事。（崔达还是不作声）崔先生，城里谣传说，沈德可能是遭了什么意外。我们，作为她的朋友，心里非常不安。劳您驾，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吧

崔　达　很抱歉，王先生，我现在没有空。您过几天再来一趟吧。

老　王　（激动地）奇怪，近来每天早上又有人在这门口给穷人施饭发粥了。

崔　达　这能说明什么呢？

老　王　这说明沈德根本就没有外出，而是……

崔　达　而是什么呢？（因为老王没有吱声）好吧，那就让我回答您吧。她的确是出去了。王先生，如果您真是沈德的朋友，那就请您今后少打听她的下落，越少越好。这就是我对您的劝告。

老　王　您的劝告太好了！崔先生，在失踪以前，沈德告诉过我，她怀孕了！

杨　逊　什么？

崔　达　（迅速地）胡说八道！

老　王　（极其严肃地向崔达）崔先生，您不要以为沈德的朋友从此就不会再打听她了，一个好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遗忘的。好人难得啊。（下）

〔崔达呆若木鸡地目送着他，然后迅速走进后屋。

杨　逊　（向观众）嘿！沈德怀孕了！我非常兴奋！我受骗了！她一定当即把事情告诉了她的表哥，而这个恶棍知道以后当然要把她弄走。于是乎一声令下："快，快打好你的铺盖卷，在小孩的爸爸闻到风声以前，你就要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简直是伤天害理，惨无人道。我有一个儿子了。啊，有了一个小杨了！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姑娘不见了，又让我在这里受苦受累！（愤怒起来）想用一顶帽子就把我打发走，没那么容易！（用双脚践踏礼帽）你是个罪犯！强盗！拐卖儿童犯！这个姑娘现在实

际上没有人保护！（可以听到后屋里发出的啜泣声。他静立着）这不是啜泣的声音吗？这是谁？现在不哭了。什么人在后屋里哭？奸诈狡猾的狗东西崔达是不会哭的。那到底是谁？天天早上又有人在这门口施饭发粥，这说明什么？这个姑娘还在这里？不过是被他藏起来了？否则会有谁在里面哭？也许正是我要寻找的人！如果她真的怀孕了，我无论如何得把她找着。

〔崔达从后屋出来，走到门口眺望雨景。

杨　逊　她究竟在哪里啊？

崔　达　（举起一只手到耳边，留神细听）等一会儿再说话！现在九点钟了。但是今天什么也听不见，雨下得太大了。

杨　逊　（讥讽地）您想听什么？

崔　达　听邮政飞机。

杨　逊　别开玩笑了。

崔　达　您不是跟我说过，您要飞吗？难道现在没有这个兴趣了吗？

杨　逊　您想想看，我对现在的职务毫无怨言。您知道，我不喜欢夜班，邮政飞机恰恰是夜班机。可以说，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公司。这总算是我从前所憧憬的公司，虽然她出外去了。真是外出去了吗？

崔　达　干吗问这个？

杨　逊　也许，因为她的事总使我弄不明白。

崔　达　这也许会使我表妹感到高兴。

杨　逊　反正她的事够我伤脑筋的，比方说，如果她的行动自由被人剥夺了，那我死也不能瞑目。

崔　达　谁剥夺她的自由？

杨　逊　您！

〔顿歇。

崔　达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什么打算？

杨　逊　我想，也许首先要重新讨论一下我在公司里的职位问题。

崔　达　噢，这个！不过，如果公司，就是说，如果我给您安置了一个适当的职位，那么公司是不是可以指望您不再追求您以前的理想。

杨　逊　也许可以。

崔　达　那您想在公司里担任什么样的新职位呢？

杨　逊　当大拿。我在想，比方说，把您踢出去。

崔　达　假如公司不是把我，而是把您踢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杨　逊　那我可能还会回来，不过就不是我一个人单独回来罗。

崔　达　而是同什么人回来？

杨　逊　同警察。

崔　达　同警察。假如警察在这里什么人也找不着，那又怎么办呢？

杨　逊　那我猜想他肯定会搜查这间后屋的！崔先生，由

于想念着我心爱的女士，我禁不住心潮起伏，我觉得我应当活动活动，想办法让她重新回到我的怀抱。（平静地）她怀孕了，需要一个人侍候。我应当去找卖水的老王商量一下。（下）

〔崔达毫无表情地目送他去。然后迅速回到后屋，把沈德用的东西，内衣、外衣、化妆品等统统收拾起来。对沈德在地毯店买的围巾审视良久。最后把所有东西都裹在一起，往桌底下一塞，因为他听见有人来了。女房东和理发师石富进来。他们向崔达问好，放下雨伞，脱下套鞋。

女房东　秋天到了，崔先生。

石　富　这是个令人烦闷的季节！

女房东　您那个迷人的代理人在不在？他是一个很可怕的玩弄女性的家伙。可您却不是从这方面看他的。他这个人善于把他的魅力和业务上的职责结合起来，使得您处处都占便宜。

崔　达　（作揖）请坐！

〔大家坐下，开始吸烟。

崔　达　二位，很抱歉，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并且将产生一定的后果，这使我不得不加快我近来提议的关于我的企业规划的谈判。石先生，我的工厂现在很困难。

石　富　您的工厂就没有不困难的时候。

崔　达　但现在警察局公开威胁，要把它封闭，除非我能够

证明我正在进行有关新的规划的谈判。石先生，您对我表妹一直很感兴趣，这是关系到她唯一的产业的事。

石　富　崔先生，关于您那些一再扩大的规划，我早听腻了。我一说陪同您表妹去吃顿简便的晚餐，您便暗示经济上有困难。我让您表妹使用我的房子去收容流离失所的人，您便在里面开办工厂。我给您表妹签了一张支票，您便把它兑现了。您表妹已经不知何处去，您还嫌三嫌四，嫌我的房子太小，还想再要十万块钱。先生，您表妹在哪儿？

崔　达　石先生，请放心好了。我今天可以奉告，她很快就要回来。

石　富　很快？快到什么时候？您说的"很快"我已经听了有一两个月了。

崔　达　我并没有要求您再签发几张支票。只不过想打听一下，假如我表妹回来，您会不会研究我的规划。

石　富　我对您说了一千遍都有了，跟您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相反，跟您表妹什么都好商量。不过看来，正是您在多方阻挠您表妹跟我商量。

崔　达　今后不再阻挠了。

石　富　那什么时候可以跟她商量？

崔　达　（没有把握地）三个月内。

石　富　（恼怒地）那我的支票也应当在今后三个月内签字。

崔　达　但是，应当做好一切准备。

石　富　崔达，如果您相信您表妹这回真的会回来，那您是能够做好一切准备的。

崔　达　梅女士，您决定向警察局证明，我可以使用您的厂房吗？

女房东　这没有问题，不过您得把您的代理人转让给我。您自己知道，这是我的条件。（向理发师）这个小伙子业务上很能干，而且我需要一个经理。

崔　达　但是您要知道，恰恰是现在，无论是从应付危机方面来看，还是从我个人近来时好时坏的健康方面来看，我都不能没有杨逊先生！起初我是准备把他让给您的，但是……

女房东　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

〔顿歇。

崔　达　好吧，他明天就到办公室找您去。

石　富　我祝贺您，崔达，您好不容易下了这个决心。如果沈德小姐真的回来，这个小伙子留在这里是很不适宜的。我们知道，他对沈德小姐发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崔　达　（作揖）是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请你们原谅我对这两个问题，就是说，对我表妹沈德的问题和对杨逊先生的问题，很长时间迟疑不决，这是和一个商人身份很不相称的。他们俩以前是很接近过。

女房东　这不能怪您。

崔　达　（朝着店门张望）二位，让我们现在就做出一个决定吧。这里原本是一间破陋不堪的小店，是穷苦人向好人沈德买烟的地方，让我们，就是说，让沈德的朋友们就在这里作出决定，开设十二间可观的烟店，专门出售沈德的好烟。听说，人们已经把我称作四川的香烟大王。其实我经营这个企业完完全全是为了我表妹。这个企业属于她，属于她的孩子和她的孩子的孩子的。

〔外面传来人群的嘈杂声。杨逊、老王和警察进来。

警　察　崔先生，很抱歉，由于区里群情激愤，我不得不前来调查一份来自贵厂的检举材料。材料上说，您剥夺了您表妹沈德小姐的自由。

崔　达　这是没有的事。

警　察　杨逊先生证明说，他亲耳听见，您办公室的后屋里有人哭泣，而且哭的肯定是女人。

女房东　真可笑。我和石富先生是我们城里有名望的人，我们的证词警察是不怎么怀疑的，我们现在证明，这里没有听见哭声。我们都在这里静静地抽烟。

警　察　很抱歉，现在我要奉命检查这间可疑的后屋了。

〔崔达把门打开。警察猫着腰踏上门槛，先往里看，然后回过头来笑笑。

警　察　里面确实没有人。

杨　逊　（从警察身旁进去）但是刚才听见的分明是哭声！

（月光落在桌子上，桌子底下放着崔达刚才塞进去的一捆东西。他迅速向桌子走过去）刚才这里还没有这捆东西！（把捆解开，全是沈德的衣物）

老　王　这都是沈德的东西！（跑到门边向外面喊）发现沈德的衣服了！

警　察　（拿着这些东西）您说您表妹外出去了。现在却发现，在您的桌子底下藏着她的一捆衣物，到哪儿可以找到这位姑娘，崔先生？

崔　达　我不知道她的地址。

警　察　这可非常令人遗憾。

民众的呼喊声　沈德的衣物找到了——香烟大王把姑娘杀人灭迹了！

警　察　崔先生，对不起，我不得不请您跟我到警察局去。

崔　达　（向女房东和理发师作揖）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这简直是荒唐，幸好四川还有法官。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走在警察前面，下）

老　王　这是滔天大罪！

杨　逊　（惊惶失措地）不过那里的确有人哭泣过！

楔　子

老王的栖身之处

〔音乐。卖水的最后一次梦见神仙。他们的情形变化很大。一看就知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已经精疲力竭。有一个帽子被打掉了，另一个，误踏捕狐陷阱，而损坏了一条腿。三个都光着脚走路。

老　王　你们终于出现了！神明，沈德的烟店里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沈德又外出去了，已经好几个月了！她表哥篡夺了一切！今天他被捕了。为了霸占这间店，他很可能把沈德杀了。不过我又不大相信，因为我梦见过她，她说她表哥把她监禁起来了。嗨，神明，你们应当马上回来找她。

神仙甲　这太可怕了。我们东寻西找，全都白搭了。我们虽然找到过几个好人，但是当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保持人的尊严了。我们已经决定，坚持沈德是好人。

神仙乙　如果她能够一直好下去的话！

老　王　这没有问题。不过她失踪了！

神仙甲　这就全完了。

神仙乙　坚持找她。

神仙甲　还坚持找她干吗？如果找不着她，我们就得引咎辞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什么世界啊！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卑鄙龌龊，离经叛道！甚至自然风光也离弃了我们。婀娜多姿的树木掉了脑袋，成了电线杆。在群山的那边烽烟滚滚，炮声隆隆，一个好人也甭想过来！

神仙丙　唉，卖水的，我们的准则似乎消亡了！我担心我们制定的道德规章全都得删除，人们为了保命就足够忙乎的了。慈悲心肠会使他们走上悬崖，乐善好施舍把他们推下深渊。（向另两位神仙）你们现在大概明白了吧，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人住的！

神仙甲　（激烈地）对，人们都心灰意冷了！

神仙丙　因为这个世界太冷酷了！

神仙乙　我说是因为这些人太软弱了！

神仙甲　尊严，尊严，你们都热爱尊严！弟兄们，我们决不容许悲观失望。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好人。这个人以前是好的，现在并没有变坏，只不过暂时下落不明。我们赶快找她去。有一个就够了。我们不是说过吗，只要有一个好人敢于撑住这个世界，那就一切都会变好的，只要有一个！

〔他们迅速消失。

10

法　　院

〔人群中有：理发师和女房东。杨逊和他母亲。老王，木工，祖父，年轻妓女，两老伴。邢氏。警察。弟媳。

老　头　树大招风，他太大了。

老　王　他还想再开十二间烟店呢。

木　工　如果理发师石富和女房东梅珠即是被告的朋友，又是法官的朋友，那这个法官怎么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呢？

弟　媳　已经有人看见了，受崔达先生的托咐，邢家在昨天晚上就给法官的厨房送去了一只大肥鹅，装鹅的篮子还往外滴油呐。

老　妪　（向老王）我们可怜的沈德再也找不着了。

老　王　不会的，不过只有神仙才洞察真情。

警　察　大家安静！开庭了。

〔三位神仙穿着法官的法衣进来。当他们沿着舞台前沿走向座位时，可以听见他们窃窃私语。

神仙丙　病是会好的，就是证明书伪造得太蹩脚了。

神仙乙　人们必然会问，法官为啥突然间闹起肚子来了。

神仙甲　这没有什么可问的，他一顿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半只大肥鹅。

邢　氏　都是新法官！

老　王　但是全都是很好的法官！

〔走在最后的神仙丙听见老王的声音，转过身来向他微笑。神仙们坐下。神仙甲拿起惊堂木往台上一拍，崔达被警察押入公堂，堂上立即响起一片嘘声，但是他趾高气扬地走着进来。

警　察　您一定会感到意外，出庭的不是付宜成法官。不过，这些法官看上去也很温和。

〔崔达看见上面坐着的是神仙，便昏厥过去。

年轻妓女　怎么回事？香烟大王晕倒了。

弟　媳　他瞧见法官换了！

老　王　他好象认识他们！莫名其妙。

神仙甲　（开庭审理）您是烟草批发商吗？

崔　达　（非常虚弱地）是的。

神仙甲　现在有人控告您，说您把自己的亲表妹沈德小姐藏匿起来了，企图霸占她的财产。您承认有罪吗？

崔　达　不承认。

神仙甲　（翻阅案卷）那我们就先听听这个区的警察对被告及其表妹的看法吧。

警　察　（站出来）沈德小姐正象人们说的，是一个好姑娘，她喜欢对人人都友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崔达

先生则相反，是一个讲原则的男子汉。沈德小姐的慈悲心肠往往迫使他采取严厉的措施。但是和姑娘相反，法官先生，他总是维护法律。有一些人，他表妹对他们十分信任，留他们住宿，但是他却揭发他们是一伙盗贼。此外，在关键时刻他防止了沈德去做一次地地道道的伪证。我所认识的崔达先生是一个可敬的、尊重法律的公民。

神仙甲　还有人愿意证明对被告指控的罪行是不可信的吗？

〔理发师和女房东站出来。

警　察　（向神仙们耳语）石富先生是一位很有势力的绅士！

理发师　崔达先生是我们市里有名望的商人。正在准备请他当商业工会的第二任主席和他本区的调解法庭的仲裁人。

老　王　（在其间插嘴喊起来）这是你们的事！你们要跟他做买卖！

警　察　（耳语）这是个坏家伙！

女房东　作为救济会会长，我愿意告诉法院，崔达先生不仅正在想办法为他烟厂的这许多工人寻找理想的，就是说，明亮而有益于健康的厂房，而且还经常给我们的残废者之家捐钱献款。

警　察　（耳语）梅珠女士是付宜成法官很相好的朋友。

神仙甲　喔，不过我们现在还要听听是否有人要说一些对

被告不那么有利的话。

〔老王、木工、两老伴、失业工人、弟媳、年轻妓女，全都站了出来。

警　察　这全是本区的浮沫沉渣！

神仙甲　关于崔达平日的为人，你们知道一些什么事实吗？

呼叫声　（鼎沸而杂乱）他把我们害得倾家荡产！——他对我敲诈勒索！——引诱我们做坏事！——剥削无依无靠的人！——撒谎！——欺骗！——谋杀！

神仙甲　被告人，您有什么要答辩的没有？

崔　达　法官先生，除了挽救我表妹的生存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做过。每一次都是当她的小店岌岌可危，快要保不住的时候，我才来的。迫不得已，我来过三次。我从来也不打算留在这里。看情况，这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在这里一刻也没有闲过。人人都说我表妹好。我嘛，尽干些不干不净的事，谁都恨我。

弟　媳　你就是过街老鼠。法官先生，请审理我的事吧！（向崔达）我不想提口袋的事。

崔　达　为什么不想提？为什么不想提？

弟　媳　（向神仙）沈德留我们住宿，他却让我们去住拘留所。

崔　达　你们偷人家的点心！

弟　媳　他现在装模作样，好象点心师傅的点心干他什么

事似的，其实他是想霸占烟店。

崔　达　烟店不是收容所，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人！

弟　媳　我们流离失所！

崔　达　你们这号人太多！

老　王　那他们呢？（用手指着那对老夫妇）他们也太自私自利吗？

老　头　我们把攒下的一点钱全都给了沈德，支持她的烟店。你为什么却要害我们连店都丢了呢？

崔　达　因为我表妹要帮助一个飞行员飞行，我得为她筹款。

老　王　你表妹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你是想在北平搞个肥缺。你觉得这间店不够理想。

崔　达　店租太贵了！

邢　氏　这我可以证明。

崔　达　而且我表妹根本就不懂做生意。

邢　氏　这我也可以证明！此外，她爱上了那个飞行员。

崔　达　难道她就不许有爱情吗？

老　王　当然可以！那你为什么后来又要强迫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理发师结婚呢？

崔　达　因为她心爱的人是个流氓。

老　王　你说的是他吗？（手指杨逊）

杨　逊　（暴跳起来）因为他是个流氓，所以你把他安置在你的办公室里！

崔　达　这是为了使你变好！使你变好！

弟　媳　这是为了使他变为催命的监工！

老　王　你既然使他变好了，为什么又要把他卖给那个人呢？（手指女房东）关于这件事她逢人就吹，吹得天花乱坠。

崔　达　因为她要有杨逊抚摸她的膝头，方肯把她的房了给我！

女房东　您胡说八道！不要再提我的房子！我和您没有任何关系，您这个杀人犯！（气急败坏地速下）

杨　逊　（坚决地）法官先生，我应该为他说句话！

弟　媳　当然应该罗。你是他的职员嘛。

失业工人　他是一个罕见的最催命的监工，是一个完全变坏了的人。

杨　逊　法官先生，尽管被告老想把我变为这样、那样的人，但是他不是杀人犯。在他被捕之前几分钟，我还听见过沈德从烟店后屋发出的声音。

神仙甲　（渴望地）这么说，她还活着罗？请准确告诉我们，你究竟听见什么声音！

杨　逊　（得意地）哭泣声，法官先生，哭泣声！

神仙丙　你还听得出沈德的哭声吗？

杨　逊　当然啦。她的声音我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理发师　是呵，你叫她哭得够多的了！

杨　逊　不过我仍然使她感到幸福。然而后来他（手指崔达）却想把她卖给你。

崔　达　（向杨逊）因为你不爱她！

老　王　不，因为您想钱！

崔　达　但是，法官先生，我为什么想钱呢？（向杨逊）你要她抛弃她的一切朋友，而理发师却向她献出房屋和金钱，使她有可能救济穷人。为了使她可以行善，我才不得不劝她和理发师订婚。

老　王　你兑取了一张巨额支票以后，为什么又不让她行善了呢？你把沈德的朋友全都送进你那又潮又脏、活象蒸笼的烟厂里去，这又是为什么，香烟大王？

崔　达　这是为了那个孩子！

木　工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一大堆孩子你是怎样对待的呢？

〔崔达不吱声。

老　王　现在没得可说的了哇！神仙赐给沈德这间店是给她作一个救济穷人的小泉眼的。她是老想行善的，而你却老来，老是破坏她的善行。

崔　达　（非常激动地）因为不这样做这个泉眼就干涸了，笨蛋！

邢　氏　这话说得对，法官先生！

老　王　如果汲不出水来，这个泉眼有什么用？

崔　达　济贫行善就意味着倾家荡产！知道吗？

老　王　（狂暴地）难道作恶耍坏就意味着美好生活吗？你把好人沈德弄到哪儿去了，你这个坏蛋？现在已经有多少个好人了，神明？但是她可真好！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把我的手打坏了，当时她要为我做

证。现在我要为她作证。我证明她是好人。（举手起誓）

神仙丙　你的手怎么样啦，卖水的？哦，它僵硬了。

老　王　（手指崔达）这是他的罪过，完全是他的罪过！沈德正想拿钱给我去看医生，但是他来了。你是她的死敌！

崔　达　我是她唯一的朋友！

大　家　她在哪儿？

崔　达　外出了。

老　王　去哪儿？

崔　达　这我不说！

大　家　但是她干吗非外出不可呢？

崔　达　（喊叫起来）要不然你们会把她撕成千块万段的！

〔突然静寂无声。

崔　达　（力竭地倒入椅中）我装不下去了。我愿意把一切都说清楚。如果在座的全都出去，只留下法官，我愿意坦白承认。

大　家　他承认了！——证据确凿，他赖不掉了！

神仙甲　（用惊堂木一拍）大家都出去。

〔警察把法庭上的人轰出去。

邢　氏　（在出去的时候笑嘻嘻地）好戏来了！

崔　达　他们都到外面去了吗？全都去了？我不能憋着不说了。我认识你们，神明！

神仙乙　你把我们四川的一位好人弄到哪儿去了？

崔　达　让我向你们供认可怕的真情吧，我就是你们的好人！

〔他把面具一摘，套衣一脱，便成了沈德。

神仙乙　沈德！

沈　德　是的，我就是沈德。崔达就是我，沈德也是我。

神明告诫，要做好人又要活，
恰似落雷，把我劈成两半。
不知何故，厚人又厚己，不能同时做；
助人又助己，我力难胜任。
啊，你们世界满瘢疮！
哀鸿遍野人绝望！
伸手搭救人，胳臂马上被拽断！
帮助迷途者，自己也得入迷津！
即将无粮快饿死，
谁能长拒坏勾当？
我的开销何处来？
只靠我自己，我得见阎王！
一颗婆心千斤重，
把我压入地下藏。
我一狠心当财主，
威风凛凛酒肉香！
你们世界肯定不对头。
为啥好人受严惩，坏人得犒赏？
啊，我羡风流及时玩！

养母浴我阴沟水，玩乐我又有秘传！
因此我身长锐眼。
好心招来痛苦受，
不堪其苦，怒火中烧发狠心。
于是我自变个样，
人嘴变成虎狼口。
嚼着人肉说慈悲，
“娘娘”的名声要保守。
一场艳遇，勾起情火烈焰，
郎君俊俏，使我飘飘欲仙。
过去种种见鬼去。
今后帮助我邻居，
爱我心头意中人，
预防儿子受拮据。
你等宏图与大计，
我太渺小难参与。

神仙甲　（显得非常惊讶）别再说了，可怜的人！能够重新找到你，我们就应当感到非常高兴了！

沈　德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就是刚才大家所指控的、干了许多坏事的那个坏人。

神仙甲　你是好人，大家都说你好！

沈　德　不，也是坏人！

神仙甲　大家说的，有一件事是误会！有几件是不幸的事。有的是邻居冷酷无情！有的是你过于热心！

神仙乙　但是她今后应当怎么生活下去呢？

神仙甲　她自有办法！她是个有能耐的人，又长得漂亮，又经得起风吹雨打。

神仙乙　但是你有没有听见她刚才说什么来着？

神仙甲　（暴躁地）她的话是混乱的，非常混乱！是不可信的，非常不可信！难道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准则无效了吗？难道我们应当放弃我们的准则吗？（执拗地）绝对不行！难道世界应当改变吗？怎么改法？由谁来改？不，不能改变，一切都很正常。（赶紧把惊堂木一拍）

〔然后将手一挥便响起音乐，出现玫瑰色的亮光。

请让我们回仙乡，
小小世界挂心上。
地上欢乐天高兴，
人间苦难仙忧伤。
我们遨游霄汉间，
好人沈德不会忘。
你是天意的活见证，
寒夜小灯一点光。
祝你顺利又健康！

〔他念了几句口诀，屋顶顿时撤开。一朵彩云轻飘下来。神仙们踏着彩云非常缓慢地上升。

沈　德　啊，神明，不！你们不能走！不能离开我！叫我哪儿有脸去见那两位好心的老人家，他们的店都没

有了？又叫我怎么好意思去见卖水的，他的手都僵硬了？叫我如何去对付我不喜欢的理发师？又叫我如何去对待我心爱的杨逊？我身中已经有喜，我的儿子不久就要出世，就要吃东西，这叫我怎么办？我不能呆在这里！

〔她赶紧往门口瞥了一眼，因为使她难受的人马上就要进来。

神仙甲　这些你都有办法。只要你人好，一切都好办！

〔做证的人们进来。他们惊讶地看见法官都踏着彩云飘飘上升。

老　王　你们赶快叩头下拜！神仙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是三位道行最高的神仙，他们到四川来寻找一个好人。已经找着了她，但是……

神仙甲　用不着“但是”了！这不就是她吗？

众　人　沈德！

神仙甲　她并没有遇难，只不过躲起来了。她将继续和你们在一起，她是个好人！

沈　德　但是我需要表哥！

神仙甲　他不要来得太频繁！

沈　德　最少每个星期得来一次！

神仙甲　一个月一次就行了！

沈　德　噫，神明，你们不要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迫切需要你们！

众　仙　（唱）《神仙脚踏彩云归》（三重唱）

我们抱歉真抱歉，
不能多留片刻间：
若把事情全道破，
寻得的宝贝就要完。

你们的凡躯俗体，
在金光中投下阴影，
应让我们回家转，
回去虚无飘渺间。

沈　德　帮帮我呀！

众神仙

寻人差事了，
速归驾彩云！
赞美复赞美：
四川一好人！

〔沈德绝望地伸开两臂目送他们，他们微笑招手，逐渐消失在高空。

收 场 白

〔一个演员走到帷幕前面，向着观众，抱歉地演唱收场白。

尊敬的观众，
现且莫烦恼：
结局不合理，
我们明知道。
原浮想，是段金色的传奇佳话，
到头来，结尾却是这般糟，
同人自感惆怅出意料。
还有那，闭幕后惹起的诸多问题，
仍得靠大伙在家般地自由去品嚼。
可惜我们不能瞒：
你们不给提意见，
我们马上要破产！
我们自己，诚恐又诚惶，
绞尽脑汁费思量。
积重如山，答案在何方？
我们找不着，财神去找也难办。

换个当事人不会有这事？
另换个世界才能没此事？
换批神仙就没事？
神仙不来更没事？
我们是学了，不单演戏做样子！
唯靠诸位解难题：
请即亲自想仔细，
帮助好人好到底，
能够采取啥方式。
诸位观众请开始，
为你自己找结尾！
这个结尾定要美，
必定必定要美好！

作者附记

为此剧在《尝试》第十二册（1953）上首次印行而写的小引：

《四川一好人》是第二十七个尝试。它是一个譬喻剧，1938年在丹麦动笔，1940年脱稿于瑞典。——譬喻中的四川省是一切人剥削人的地方的代表，今天已经不是这样的地方了。——到目前为止，此剧已在苏黎世和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上演。保尔·德骚为它配了音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四川一好人
作者＝（德）布莱希特
页数＝１５３
ＳＳ号＝１０４７２５１２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８月第１版